

如何写一篇“男主把女主当替身，然后发现自己也是替身”的文？

为了脱身，我找了个比我更像他白月光的女孩，安排她出现在祁言身边，教会她白月光的穿衣风格。「其实他一次都没碰过我。」女孩哭着找到我，求我让祁言爱上她。

「给你打了一笔钱，今晚从我家搬走。」

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吃早餐，乳白的大理石桌上摆着的报纸好不显眼，一张放大的照片占据了整个版面。

照片上，一个女人靠在祁言的肩膀上害羞地笑着。

三年前，我跟祁言被狗仔拍到，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公开了恋情，然后顺理成章住进了他的别墅里。

而现在，他无非是以这样的方式告诉我：

连未之，你已经被取代了。

王姨站在我身后担心地看着我，我知道她怕我一时想不开，哭闹撒泼，跟之前那些女人一样。

但她显然想多了，我只是平静地吃完了住在这儿的最后一顿饭，然后上楼开始收拾行李。

走出大门之前我指着那个女人的脸笑了笑，我说，她确实比我更像于夏。

(2)

我做了祁言三年明面上的女朋友，即使我跟他的关系更像是包养。

他是祁家唯一的儿子，而我当年不过是一个初入社会的学生。

三年前，我在 A 大门前的咖啡馆里打工，遇到了校董的儿子祁言。

他坐在窗边，剑眉星目，一举一动充满了贵气，前台小妹在备餐时悄声跟我说，他的那只手表价值百万。

我不认识那些高档的牌子，可是当我端着咖啡走近他的时候，我还是愣住了。

在我愣神间，祁言同样抬头看向了我，我们相对无言，直到最后他哑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连未之。」

之后的故事是那么的水到渠成，我成了祁言的情人。

我从来就清醒地知道他根本不爱我，也将一切分寸都拿捏得很好。

他把我安排在别墅的客房里，我就不会主动跑去他的主卧，也从来假装看不见主卧床头柜上摆着的那个、跟我六分像的女人的照片。

也正是因为这样，交往一年以后，他身边的女人换了又换，只有我还在他身边。

他会拥抱我，亲吻我，也会在欢愉的时刻亲昵地喊我「连连」，可是每月银行卡里那多出的几万块钱都会时时刻刻提醒着我，我们不是恋人，我们只是这种各取所需的关系。

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因为我图的从来不是他的钱，我也根本不在乎他爱不爱我，又跟多少女人睡过，我只是想多见他笑一笑，因为他笑起来的样子，真的像极了喻清。

(3)

房子是我早就物色好的，早在祁言打算抛弃我之前，我就想要离开他了。

那张照片里的于夏，穿着白色的裙子，眼里乘着腼腆的笑意，我只见过一眼，就记住了这副模样。

于是后来，我有意无意朝着这副扮相靠拢，我把头发染回黑色，不也再穿高跟鞋。

每当祁言看到我这副模样，眼神都温柔的似乎能掐出水来，他把我的头发别在耳后，然后轻轻拥我入怀。

我知道他透过我，看到的是另一个人，可谁又不是呢。

我费尽心力地讨好他，也不过是为了博得他的笑容，然后拼命地想象那个少年的影子，渴望有那么一刻能骗过自己。

直到再也骗不了我自己为止。

即使祁言跟他长得再像，他们终究不一样，没人能代替得了喻清，就像我永远代替不了于夏一样。

于是我找到了一个长得比我更像于夏的女孩，安排她出现在祁言的世界里，我告诉她于夏的喜好和穿衣风格，告诉她怎样才能让祁言沉沦。

而我知道，祁言一定会上当的。

果不其然一个月后，我就收到了那条短信，然后自然而然地抽离。

我丢掉了所有的白裙子跟帆布鞋。

然后坐在公寓的沙发上，直到眼前的烟灰缸堆满了烟头。

我从来不是祁言以为的那种涉世未深的女孩。

烟雾缭绕间，我再一次不可避免地想起了喻清。

我十六岁，乖张、孤僻。

父母离婚各组建了家庭后，我就如同一根浮木般，没人需要，也没人在意。

是喻清的出现，让我的世界照进了第一束光。

那时的我性子古怪，成绩也不好，老师安排喻清坐在我旁边，指望他能带动我学习。

我在看到那张座位表后就摸清了老师的意图，于是连带着对这个陌生的同桌都带上了敌意。

我趴在桌子上背对着他睡觉，希望他感受到我的不待见以后识相滚蛋。

或者像我之前的几任同桌一样，受不住地跟老师打报告说要换座位。

可是他没有。

我睡了两节课后醒来，看到身旁写字的他后不耐烦地踢了踢桌子。

他扭头看我，然后点了点我书桌上整齐叠好的新书，说道：「刚刚你睡着了，我就帮你领好了。」

想要发的起床气一下子泄了回去，我有些无措地说了声，哦。

他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连未之。」

他说：「好名字。」

(4)

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手机里除了几条系统的短信再没有其他。

我有些自嘲地勾了勾嘴角，祁言现在应该已经在新女人的温柔乡里不可自拔了吧。

我潦草地收了收桌子，又起身去冲了个澡，回来时，手机的未读消息接连蹦出。

是祁言的妹妹发来的微信：「你跟我哥分手了？」「你现在在哪？」「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我只发了个「嗯」回答她的第一个问题，然后就关上了页面。

她被家里保护得很好，自始至终都认为我跟祁言谈的是与常人无异的恋爱。

她来过别墅，也见过我，会甜甜地喊我嫂子，也会拉着我的手跟我说：「连连，我哥真的对你不一样，你是第一个被他带回家的女人。」

那时候的我装作羞涩地抿了抿嘴，内心却没有因为这句话掀起一丝波澜——

他当然放心我，因为他知道我不哭不闹，即使把我安排在身边，也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

至于祁钰，想来应该是看到了那张报纸，以为我们起了什么矛盾，殊不知我只是一只被放生了的金丝雀。

我关了手机，却没想到祁钰的电话直接打了过来。

那头的她带着哭腔：「嫂子你快回来吧，我哥发了好大的火啊.....」

我一愣，问道：「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啊，今天我跟他一起回家，他听王姨说你走了以后，把手边的东西都砸了。」

「总之，你先回来吧连连.....」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道：「好，你等等。」

司机开到别墅区时，已经接近凌晨三点了，一楼却还是灯火通明。

因为走时没有带走钥匙，我只能按了按门铃，是王姨过来给我开的门。

她看到我时的神情十分复杂，是惊喜，又夹杂着些许为难。

祁言的声音从后方传来：「谁？」

我绕过王姨走了几步，屋子里的设施摆放得整整齐齐，一点也没有刚被摔过的痕迹。

祁言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神情冷漠地看着我，「你来干什么。」

我迟疑地开口：「是祁钰让我来的.....」

「够了，」祁言打断我，「你以为这里还是你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他站起来，一步步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望着我。

「怎么，嫌钱不够？后悔了？」

凑近了，我才看见他衣领之下若隐若现的几个吻痕。

那一刻，仿佛一块石头落地，忽略他那一连串刺人的问题，我反而轻松地笑了起来，我说：「**知道了，我现在就走。**」

然后转身离开，还不忘顺手关上了门。

(5)

我看了看手机，画面仍然停留在我的那句「等等」上，祁钰没有联系我，我也没有开口问。

也许是她的玩笑，或是恶作剧，不过我都无所谓了。

我买下了 A 大门前的那家咖啡店，重新请人装修。

其实我一直没有告诉祁言的是，我一点都不喜欢白色，不喜欢白色的裙子，也不喜欢白色的柜子。

像是当初喜欢把手指甲涂成五颜六色后献宝似的伸到喻清面前一样，我从来都是个不平寂的人。

我把咖啡店所有营造舒适静谧氛围的物件撤下，工业风的墙壁上挂着唱片，不规则摆放的木质桌子上盛开玫瑰。

很红，很艳。

我享受着充实的日子，一点点看他们施工，一点点看着我梦想的店面建造起来。

比起过去三年里安静地坐在花园的秋千上看书，假装一个单纯女高中生的日子，现在的我更像回到了自己鲜活的十七岁。

毕竟恬淡的是于夏的人生，而连未之从来都不是安静的人。

不过同样的，这段时间里，祁言也没有一刻安静过。

我推给她的女孩叫吕宋，是个初出茅庐的小模特，祁言最近似乎很宠她，带着她拍了不少杂志和广告。

不过这些都是从一些花边新闻，或是吕宋的朋友圈里看到的。

今天祁言给她买了只限量版包包，明天祁言带她去了高档餐厅吃饭。

有时候我看见，看见了也只是划过，我从来不会去主动打探他的消息。

只是有一瞬我想起当初和祁言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时，我们仿佛一对再普通不过的情侣，他搭着我的肩，手指随意地卷着我一侧的头发。

他侧过脸，跟我说：「连连，你长得真好看，我送你去拍电影好不好？」

那时候，我的心里升起一股抵抗的情绪，有个声音质问着他：为什么要把我推到众人面前？是为了让于夏看见？还是摆出一个赝品任人嘲笑？

但我只是勾住了他的脖子，撒娇似的皱起了眉头：「不要，只想让你一个人看见。」

(6)

过去三年里，我不工作，也没心思社交，祁言曾经有意要把我带到他交往的上流圈子里，可总是被我推阻拒绝了。

那些曾经或嘲讽或殷勤地出现在我面前的脸，都随着我搬出别墅那天，断了联系。

我本以为新店开业那天大概只有我跟几个兼职的大学生了，却没曾想还是见到了一个意外的人。

「小连。」

他穿着西装，手腕上戴着昂贵的表，与我记忆里那个留着寸头，稚气未脱的少年格格不入。

「阿标？」我脱口而出。

我有多少年没见过喻清，就有多少年没见过林子标。

在那段校服岁月里，我跟他斗嘴、吵架。

打篮球赛被人使伎俩输了，他气不过去一拳挥了上去，最后又挂着彩趴在医务室的床上，喻清给他上药，我就背身过去使劲哭。

他拿过我的数学课本当枕头，醒来后捧着满是口水的书本兢兢战战给我道歉，从来没有准时到过学校的人苦着脸给我带了一周的早饭。

.....

有些人的出现，仿佛只是为了提醒你，你曾经是什么样的人，又在后来的岁月里，失去了什么。

而我再次清楚地认识到，在过去的七年里，我从未忘记过喻清，他像一本被我深深藏进柜子里的书，而林子标的出现，成了那把打开柜子的钥匙。

也是他，在学校的礼堂里，在漆黑的人群中，陪我共同看着舞台上那个熠熠发光的喻清，然后突然扭头对我说：「算了吧，连未之。」

算了？

怎么会算了呢，台上的少年身着正装，所有聚光灯都对向他，可只有我知道，他此时弹的，是我最喜欢的钢琴曲。

所有的回忆扑面而来，无数的故人乘着车从我眼前呼啸而过。

而此刻，我却只能握上那只伸向我的手，然后应上一句：

「好久不见。」

(7)

「连未之你快点啊！」窗外，林子标压着嗓子喊道。

「催什么催我这不是正在找吗！」

「奇怪，老八婆不都把东西放在这个柜子里的吗？——阿标你过来下——林子标？」

我从办公桌下直起身来张望，对上的却是一张面无表情的脸。

「连、未、之！」

外边的广播还在嘹亮地放着广播体操，我跟林子标站在教导主任的办公室里，缩头缩脑的像两个鹌鹑。

「你说说你们俩！这都第几次了！」

教导主任是个五十岁的女人，此时正气急败坏的拿食指指着
我：「前天！前天你还在数学课上织毛衣给我逮到，今天你就
爬窗进办公室！」

我小声辩驳道：「那不是毛衣.....是围巾.....」

「啪！」

教导主任把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大喘气个不停。

林子标拉拉我的袖子给我使了个眼色，然后面带为难地开口：

「老师，您别怪小连了，那是她送给妈妈的礼物。」

喘气的声音戛然而止。

教导主任把狐疑的目光投向我。

「他说的是真的？」

「我.....」

林子标又暗暗拉了拉我的袖子。

「对啊老师，我妈生日快到了，我想着也没什么能送她的，就
织个围巾吧，可是在家哪有时间啊，就带到学校里来了。」

这下，尴尬的人终于变成了她。

教导主任轻咳了几声，又端着身段开口道：「行吧，看在你一片孝心的分上，这次就还给你，不过不许上课的时候织啊。」

「我知道！我明白！谢谢老师！！」

走廊上，我抱着那团杂乱的毛线用脸蹭个不停。

林子标得意的用大拇指指着自己，「怎么样，还是你林爷厉害吧，赶紧谢谢我。」

我笑嘻嘻说道：「谢谢你，替我刚新婚完还在三亚度蜜月的老妈谢谢林爷赏的围巾！」

耍完嘴皮子后我拔腿就跑，不顾反应过来的林子标在身后气急败坏。

「连未之！你站住！」

我停在了教室门前。

倒不是因为林子标的喊话，而是不出从哪冒出来的喻清站在了我面前。

他皱着眉：「你去哪了？」

我炫耀似的晃了晃手里的东西，「去拿回属于你的生日礼物啊。」

喻清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无奈起来，「小连，现在还是夏天。」

「那你等到冬天再围嘛，干嘛，你嫌弃我？」

我知道喻清向来扛不住我这种口吻的提问，他也知道我是捏准了他的性子。

但是他还是配合地举起了双手假装投降，道：「我哪有那个胆子。」

喻清生日那天，破天荒地邀请我们去了他家。

出租车停在别墅群路口处的时候，我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林子标一巴掌拍在我的书包上，惹得我向前连连走了几步。

「走啊，干嘛，傻了？」

我扭过头去，「喻清家这么有钱的？」

「是啊，这还是他爸妈为了让他静心学习特意买的房子，怎么样，发现原来不止我是个傻叉富二代了吧。」

傻叉富二代是我敬给林子标的词。

如果不是他爸大手一挥给学校捐了一栋楼，学校不会对他天天打架逃学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喻清跟林子标不一样。

彼时的我尚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对他们俩家庭状况的态度如此不同，长大以后再回望，那时的少女心思却清晰明晰——

那是面对喜欢的人时无法遏制的自卑。

这也是为什么，在林子标送上限量版的赛车模型，并滔滔不绝地说他花了多大劲才买到它后，喻清把目光投向我时，我摆了摆手，说：

「没了。」

「什么？」喻清一愣。

「丢了呀，今天翻遍了都没找到。」

林子标先急了，咋咋呼呼地在一旁喊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们小连半个月的心血呢！」

我白了他一眼，又转而换一副笑吟吟的面孔对喻清说：「那个太丑了，下次给你织个更好看的。」

事实上我说谎了。

这是我对喻清撒下的第一个谎。

那条丑陋的围巾，此时正好好地被天蓝色的盒子包起来，躺在我的书包里。

这么好的喻清，成绩好还会弹钢琴的喻清，身世好家教好的喻清，他怎么可以围着一条廉价的围巾？

他会被人笑话的。

他收到的礼物，应该是限量版的赛车模型，是一套别墅，或是更好更好的东西。

总之，不该是那团根本拿不出手的毛线。

我不知道喻清是不是看穿了我的心思，但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把手轻轻地搭在我的头上，然后很认真地看着我说：

「小连，我说过了，你做成什么样我都会围，你做成什么样我都会喜欢。」

有那么一刻，我挣扎过要不要把实情吐露，可是最终那份卑微的尊严还是爬上了制高点。

自尊心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的东西。

我可以在林子标面前爬墙失败摔一脸狗啃泥，也可以在所有人的指指点点中面色坦然地坐上祁言的豪车，但我不可在喻清面前丢脸。

一点也不可以。

就像我不会因为你不够好而拒绝靠近你，

但我一定会因为自己不够好，而离开你。

(8)

我没想到吕宋会主动找上我。

她穿着裹臀的裙子，恨天高踏在木质的地板上的声音格外清晰。

看到她这副扮相时我下意识的皱眉，「我记得跟你说过，祁言不喜欢这种装扮。」

她听完这话，脸上瞬间涌起委屈的表情。

「你不是说只要我像于夏，祁言就会喜欢我吗？」

我放下了手里的咖啡杯，「难道不是吗？」

难道不是吗？那些名牌包包，那些带你出席的重要场合。

吕宋羞恼地跺了跺脚。

我看到这副小女人撒娇的模样不禁有些头疼，更是心疼刚装好的地板。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不说赶紧走。」

吕宋涨红了脸，开口声若蚊蝇，「可是.....可是这几天来他根本就没有碰过我。」

「什么？」

「我说他压根没睡我！」

其实我听清了她说第一句说的话，只是惊讶于内容所以问出了声，但没想到下一秒就迎来吕宋几近怒吼的声音。

咖啡店里的其他人纷纷扭头朝这边看来。

吕宋像是豁出去了，上前拉过我的手，眼泪哗哗流下，「我全是按你说的那样照做的，可是为什么他从来不碰我？」

「他不是对你挺好的吗，你的那些朋友圈……」

「是啊，给我钱给我包，可是我要那些有什么用。」

我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她，「不好吗？有钱拿还不用失身。」

吕宋脸上精致的妆已经被泪水糊的脏兮兮，她哽咽道：「可是我想让他爱我啊……谁遇到这么一个男人不会心动？」

我没有回答她，因为我清楚在这场博弈里，她已经被淘汰出局了。

跟那些原本只是为了钱而缠上祁言，结果最后贪婪地想要他的全部的女人一样。

虽然我不懂男人，但我也清楚在一段感情里一旦动心就必输无疑。

而我之所以能待在祁言身边三年之久，也是因为我从未对他动过情。

我转而对吕宋说：「想要祁言对你回心转意，现在就离开他吧。」

我本意是真心劝说，可是眼前的小姑娘却一心扑在自以为的爱情上不可自拔，她恨恨地放开我的手。

「你不肯帮我就算了，我跟你可不一样，你捞了一笔就想走，只有我是真的爱他！」

说完，她转身就走，愤怒的关门动作把墙上的风铃都震得声声作响。

我叹了口气，忽略客人们探究的目光，低头擦拭刚刚一不小心甩出来的咖啡。

擦着擦着，我的手突然顿住，一个疑问涌上心头——

如果祁言从来没有碰过吕宋，那么那天隐在他衣领里若隐若现的红痕是什么？

(9)

「你骂她了？」

我看着微信弹出来的消息心下无语万分。

一个下午刚来找我发了一通火，一个立马发消息质问起来了。

「没有。」

可是那边像是没看见我的否认，不仅秒回还发出了一连串的嘲讽：

「没想到啊连未之，你居然是个这么善妒的女人，我以前怎么没有看出来呢？」

「怎么了，吃醋了？看不得她比你过得好？」

我看见聊天框显示的「对方正在输入中」，一时想不通平时沉默少语的祁言怎么跟变了个人一样。

我顿了顿，已经丝毫不顾及当初在他面前树立的形象了，我发了句「傻逼」，然后拉黑删除。

我当初怎么会觉得他像喻清？

看着贵气，开口就那么幼稚的男人，会像喻清？

我把手机扔在一旁，不想再去想屏幕那头的祁言。

(10)

另一头，跟林子标约好的时间很快就到了。

亮眼的红色跑车出现在我家楼下的时候，仿佛一尊大佛，惹得旁人纷纷绕道。

我一边系安全带一边开口吐槽：「你到底什么时候能不这么高调。」

这回来林子标只穿件白 t，一副墨镜反架在耳后，哼着歌看起来心情很好的样子。

「真不知道你叫我来做什么女伴，看起来咱们林爷也不像是身边少莺莺燕燕的人啊。」

上回我们时隔七年第一次见面，在沉默了两分钟不知道说什么的情况下，林子标突然问我说：「一个星期后有个晚会，你陪我参加可不可以？」

故人再次相见时第一次提出的请求总是不好意思拒绝，于是我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这才有了今天这一幕。

林子标睨了我一眼，「连未之你话还是那么多。」

我也回赠了他一个白眼，「谢谢，林子标你还是那么会说话。」

很奇怪的，我面对喻清的时候会自卑，面对祁言的时候会自觉的产生一种疏离，但只有面对林子标的时候，我是最舒服坦然的。

似乎他在我眼里永远不会变，永远是那个趴在医务室里疼得吱哇乱叫的傻子。

但我心知其实林子标并不是什么都不懂，就像他这次找上我，只字不提那个名字，仿佛那轰轰烈烈的三年里从未有这么一号人存在过一样。

这是我们之间不为人知的默契。

跑车驶到商场，林子标几乎是赶着我往前走。

「快点啊小短腿磨磨唧唧的。」

「你找死？」

「——诶这衣服好看，你试试。」

他递给我一件拖地的大红裙，我看着那个大V领，继而又无语地抬头看着他。

林子标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眼神在我身上某个部位上下打量了几番后，故作地摇摇头，「算了算了，撑不起来。」

忍无可忍。

我一记头槌敲在了他的脑门上。

成排的店员跟在我们身后，林子标头也不回地把一件又一件至少上万的衣服往后扔。

「你能不能不要跟在菜市场买菜一样逛高奢店？」

林子标无视了我的吐槽，目光越过我直接对后边领班的店员说：「就这些了，包起来。」

我急了，「不是说挑个礼服就好了吗？你买这么多干什么？」

林子标凑近我，一张放大的脸猛地出现在我面前，很帅，只是带着玩世不恭的鄙夷，让人不禁想一拳揍下去。

「礼服当然是要找工作室定制啊，你以为会就这么摆在商场里？土鳖。」

「那这些是——」

「给你买的日常衣服啊，」他嫌弃似地用两根手指抿了抿我的 t 恤，「简直比我们的校服质量还差。」

我终于忍不住了，一巴掌朝他的脑瓜子揍了上去。

「连未之！你这个女的怎么不识好歹！」

「傻叉富二代！」

时隔多年，我终于又骂骂咧咧喊出了这个词。

那边的店员轻声提醒道：「已经包装好了，是送到您家还是现在带走？」

「直接送我家去吧。」

我在一旁眯起了眼睛，「常客啊林爷，带不少妹妹来过吧？」

林子标的表情变得更加好笑了，他抱着胳膊看我，「这是我家的商场，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我看着这副得意的面孔，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噎住。

「傻逼富二代！」我跟他一起脱口而出道。

下一秒，我们相视一笑。

「老早知道你要说这个了。」

「得得得，你厉害。」

不论过了多少年，在我眼里，他永远是那个十七岁的林子标，就像我知道不论我变成什么样，在他眼里我也永远是那个十七岁的连未之一样。

我说过，这是属于我们之间不为人知的默契。

停车场里，刚发动汽车，林子标突然转头跟我说：「没带别人来过。」

「啊？」

「我说我从来没有带别的妹妹逛过街。」

「哦。」

我抬起头，意外对上他格外认真的目光，刹那间回忆涌回了那几年。

林子标充当我的苦力给我买早饭，同班暗恋他的女生扭捏着来找我。

「小连，能不能让他给我也带一份啊？」

彼时情窦不开的我啃着早饭稀里糊涂地点了点头，谁知道林子标却为此发了好大的火。

我无语，「早饭而已，一份也是带两份也是带，有什么区别。」

林子标满脸都挂着不高兴，「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反正就是不一样，说了你也不懂。」

我登时就急了，「你说啊你鄙视我干什么，什么叫说了我也不懂啊！」

林子标支吾半天，憋出一句，「没钱。」

我的眼睛都瞪大了，那是我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这两个字。

可是林子标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整个人似乎都理直气壮了许多，他梗着脖子说：「就是没钱啊，今天她要带，明天他要带，全班早饭都包我身上了，可不得把我吃穷了。」

我总觉得他说的话奇奇怪怪，又找不出什么逻辑错误，最后居然越想越有道理，我说：「对哦，那我帮你回绝她。」

说完，我又转身去掏书包，「先把这个星期的早饭钱给你。」

谁知道林子标几乎是扑上来地按住我的手，「不要！」

「我怕吃穷你。」

「请你一份还是请得起的，」他看看我，「你吃的又不多。」

虽然我不懂他的歪理，但是被夸还是很高兴的，于是我也止住了动作。

他又很小声小声补充道：「甚至吃得太少了，还可以多吃一点。」

回忆结束。

我扭过头抽回了自己的目光，对于车子里突然安静起来的氛围有些不知所措。

而我也突然意识到，这么多年来林子标给我的东西，从来都是独一份的。

(11)

「别扣了，这上头的钻扣下来一颗你赔我一千。」

我怒目，「我紧张不行啊。」

林子标横翘着二郎腿，一身正经的西装都掩盖不了他不正经的模样。

「不用紧张，就是个小小的宴会，你就当进城参加了个豪华婚礼。」

「你讽刺我乡里人？」

「不是吗，土鳖？」

「你——」

车在酒店门口停住，司机的声音从前座传来，「到了。」

林子标扶着我下车，又拉过我的手伸进他的臂弯里。

「挽好了，别松开。」

「知道了。」

即使和祁言在一起三年，我也从未答应陪他出席过任何活动。

也许是心底其实早就打量好了这段关系不会长久，所以下意识抗拒和他共同出现，免得多些不必要的羁绊。

但我没想到，这座城市小到能让我在这儿遇见祁言。

他的身边站着祁钰，从进门的那一刻，我就直觉般地对上了他们俩的视线。

「怎么了？」林子标侧过脸低头问我。

我松开下意识攥紧他西装的手，然后摇了摇头。

他拍拍我的手，说：「你别紧张，有我在。」

听到这句话，即使那股目光的炙热不减，我却能仍感受到打心底而来的平静。

是啊，我跟祁言已经之间的故事结束了，再相遇只要装作不认识就好了。

可是，真的可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吗？

这个问题，在祁言大步上前径直站在我面前那刻有了答案。

答案是不能。

「有事吗，祁先生？」林子标拉着我的手腕暗暗使劲，想把我往身后藏。

这个城市的富人圈子就那么大，原来他们是认识的。

那林子标知道吗，我们之间的那三年.....

这个问题突兀的出现，让我的心没由来地慌乱起来。

我抬起头，却猝不及防地对上祁言带着愤怒的面孔，和眼底饱含着的、我看不懂的情绪。

他忽略林子标的问题，直直地看着我，他似乎想要开口说些什么，却被匆忙跑来的祁钰拉住了手臂。

也许是因为急匆的步伐让她的脸色有些苍白，祁钰对我说：

「嫂.....连连，我能跟你单独说两句吗？」

林子标的脸上浮出一丝不耐烦，「你们是不是有病——」

「可以。」我说道。

我抬起头对上林子标的脸，安慰似的笑了笑，我说：「没事的，我很快就回来。」

其实很多时候一些小小的选择是可以改变一生的。

可是在所有选择里，似乎每一次，我都选择了松开林子标的手。

(12)

酒店更衣室里，祁钰的眼眶红红的。

「这段时间嫂子你去了哪了啊，我跟我哥都好担心你。」

我蹙起了眉，纠正她道：「我跟祁言已经没有关系了，你还是不要用这个称呼了。」

「是不是他做错了什么？我帮你一起骂他好不好。」

「那天我没有骗你，哥哥真的发了很大的火，扔了我的手机还把我关在楼上，嫂子你信我……」

我一直觉得涉世未深的单纯是一种难得的品质，可就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单纯积攒起来的无知，是那么的招人嫌。

我深吸了一口气，第一次对祁钰加重了语气：「**我跟你哥，跟祁言，从来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你懂吗？**」

「那是什么？」

更衣室的门突然被打开，祁言靠在门框上，随之扑面而来还有走廊里浓郁的烟味。

刚刚那句话是他问出口的。

我懊悔自己差点就要把事实说出，祁言这个时候出现，应该也是不想让妹妹知道吧？

可是他看着我，一字一顿地重复着，「那是什么？」

祁钰看出了我们之间的奇怪气氛，憋着泪瓮声瓮气道：「你们慢慢聊，我先出去。」

门关上的瞬间，我的沉默被打破，我开口，语气里夹着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讽刺：

「有必要为难一个不要了的替代品吗？」

祁言蹙起眉：「你在说什么？」

「那我问你，于夏是谁？」

这个名字，第一次真正的出现横亘在我们之间。

「你问她干什么？——不对，你怎么会知道她。」

我伸出手指着自己的脸，「很像，对吧？」

我以为自己已经把意思说透了，可是他的脸上仍然挂着不解。

却就在下一秒，祁言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的脸上带着了然，甚至有几分

.....好笑？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你早在一年前就往外物色房子。所以，你把吕宋塞给我，让她处处学着你的样子来到我身边？」

我愣住了，「你知道吕宋是我.....」

祁言笑了，这是这个晚上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笑容。

他伸手，在我额头上轻轻拍了一下，「连未之，你真的很不聪明。」

气氛被缓和，好像回到了我们还在一起的时候，可是现在不应该是这样的时候。

我压下心底的慌张，越过祁言朝门口走去，边走边说：「既然你已经清楚了，那我就先走了.....」

可祁言就像是没听到我说的一样，一把拉过我的手臂，转了个话题，「你跟林子标是什么关系？」

我下意识顶嘴道：「关你什么事？」

他的眼神深邃，表情十分认真，「**不论现在是什么关系，我希望从今往后你都能跟他不要有任何关系。**」

(13)

「他跟你说了什么了？」

回去的车上，林子标开口问道。

我望着窗外摇了摇头，脑海里出现的都是祁言最后说的那一句

「连连，我以为我们只是吵架了。」

林子标皱起了眉头，语气带了丝不悦，道：「连未之，你为什么总喜欢把事情都瞒着我？」

我转过头，说话也夹枪带棒起来，「那你呢，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我跟祁言的关系？」

司机听出了我们的争吵，识相地升上了帘子，可是我们谁也没有再说话了。

沉默已经代表了一切，我在心底悲哀地想着，原来林子标一直都是知道的。

不知过了多久，窗外的灯红酒绿被一幢幢楼代替，我该下车了。

我伸手打开车门时，林子标突然苦笑道：「.....那我该怎么办呢？小连，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我转过头，看见路灯打进车窗，打亮了他半侧的脸庞，我又突然不合时宜地想到，其实林子标长得真的很好看。

他抬头，看着站在车外的我，说：「**小连，我是不是永远都成为不了你喜欢的样子。**」

「永远成为不了喻清。」

月光下，我似乎看到眼前人微微泛红的眼眶。

而七年过去，终于又有人在我面前，提起了那个名字。

(14)

【祁言】-----

「哥你慢点！」

祁钰在后边蹬着个小短腿气呼呼地喊道。

「你就待在家里，你别跟着我！」

我叫祁言，跟在我身后的是我的妹妹祁钰。

十几年来，我无数次思考爸妈为什么非得生她，粘人还爱哭。

像今天我好不容易翘掉一对一的补习课，躲过管家的视线溜出来散步，她也非要一蹬一蹬地跟上来。

十几岁的人了，整天不是哭就是撒娇，真想带她去医院查查智商。

我不耐烦地站在原地，直到祁钰用她肉嘟嘟的手抱住我的胳膊。

「哥，咱们这是在哪？」

我们站在路侧，旁边是栏杆围起来的墙，透过黑色的栏杆可以清楚地看到广袤的操场。

「是学校诶！」

祁钰的眼睛亮晶晶的，低声喊道。

因为家里的缘故，从小到大我们上的都是私教课，祁钰需要多学艺术，而我一半的时间里都在学习将来怎么接管公司。

至于普通人那样的校园生活，是我们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我抱着胳膊看着这个比自己矮一头的妹妹，语气有些不耐烦：「看完了吗，看完就走了。」

可是祁钰再一次象征性地忽略了我的话。

「哥，你看！那个女生长得好像夏姐姐。」

我顺着她的手指望去，眼睛先捕捉到的，却是一个熟悉的面孔。

「那不是林子标吗？」

林子标跟我身世差不多，家里也有生意上的来往，但他从小就被父母散养着长大，生生一副混世魔王的样子。

可是此刻，我居然看见他抱头蹲在地上，而一个女生单手叉腰站在他面前，似乎很生气的样子。

那个女生长得眉清目秀，只不过此时一副要吃人的模样。

.....乍一看，眉眼间还挺像于夏的。

我转头问祁钰，「你见过她吗，是于家的亲戚？」

祁钰把整张脸挤在两根栏杆的缝隙里变了形，说话都有些口齿不清：「怎么会呀，如果是夏姐姐的亲戚，我们不会没见过。」

于夏的妈妈是我妈十几年的闺蜜，所以两家私交非常好，我们三个人也是从小一起长大。

只不过她跟祁钰处多了，也跟她一样傻傻的模样。

就在去年她出国求学，走之前红着眼睛留了张照片给祁钰，祁钰怕自己弄丢，又转交给了我。

我把那张照片跟我们的全家福一起放在床头柜上，我想不论怎么说，她都算我半个妹妹。

就在我思忖着林子标这个混世魔王可终于找到人治他了，下次见面得好好嘲笑他时，蹲在地上的林子标猛地站了起来。

他的动作幅度很大，用力却很轻，在那个女生的额上拍了一下，又很大声地喊道：

「被我骗了吧！连未之！傻子！」

然后转头跑走。

那个女生在原地愣了几秒，然后拔腿追赶起来，「啊啊啊林子标，你别让我逮到你！」

他们的身影越来越远，我趁着祁钰转头看我之前收回了自己的目光。

「哥，这就是校园生活吗？我好羡慕啊，哥哥你呢？」

「不羡慕。」

「真的吗真的吗，看起来很有趣啊。」

我没再说话。

再一次见到连未之，已经是几年后在 A 大的咖啡馆外，透过落地的玻璃窗，我看见她对每个客人都笑吟吟。

神使鬼差的，我踏步走了进去。

我是刚开完会路过的，身上还穿着西装戴着表，一副行头确实惹了不少人注意。

其实我很想告诉前台的那个女生，她说话的声音真的太大了，我都能听见她兴奋地对着连未之判断那只手表的价格。

可是心底里，却不由自主地在意起另一个人的回答。

她好像只是「嗯」了一声，然后说：「是吗？还挺贵的，但我不认识这牌子。」

好敷衍。

却和我记忆里那个追着混世魔王林子标打的身影重叠起来，让我觉得，就是她。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是她给我端来了咖啡。

我忍不住抬起头看向了她，却发现了她同样也在看我。

即使我已经知道了她的名字，即使那天那个画面这些年来在我眼前重复了无数遍，我还是问出了那句话。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连未之。」

从小到大，围绕在我身边的女孩有很多。

我似乎只要站在那里，只要顶着「祁」这个姓，她们就会铺天盖地的涌上来。

所以我从来没有追过女孩，也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对她好。

我只会买很多礼物，推掉各种活动在那家咖啡店里一坐一整天。

要到连未之的联系方式以后我又给她打钱，打很多很多钱，想让她多买些漂亮衣服，想让她开开心心的。

那些不请自来的女生，或是看中我的钱，或是看中我的家世。

可是连未之那天那个眼神却让我觉得，她是不是，也是有点喜欢我的？

直到有一天，她终于不是端着咖啡在我身旁停留几秒，而是径直坐在了我对面的椅子上。

看着我，然后问：「祁言，你是不是想和我在一起？」

那年我都二十四岁了，却还是紧张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是惊？是喜？

也许都有。

直到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说：「是。」

确认关系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斩断了跟其他女人的所有联系。

有过关系的，没有过关系的，哭着的闹着的，都被我通通抛在了后头。

我抱着连未之，好像抱着我过往二十多年的遗憾，好像连同十七岁那个羡慕别人的夏天一起，弥补了回来。

我又找到林子标。

我的本意是炫耀，大家都是男人，谁又能看不懂谁的喜欢？

可是他却沉默得出奇。

他自顾自闷了一箱酒，不知道是醉了还是清醒着。

他说：「**祁言你一定得对她好知道吗，只有你能让她快乐。**」

「为什么？」

他看着我，好像能透过我的脸看到另一个人似的。

他没有回答我的疑问，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只有你能让她快乐……」

我当然会让她快乐，那个时候的我心想，我要把能给的一切都给她。

我们在一起三年，每一次我都期盼着她能跟我开口要些什么，只要她要，我就什么都能给。

可是她从来不开口。

她像是一个完美的恋人，懂事，乖巧，不过问我为什么凌晨三点才回家，也不会打听我过去的生活。

可是太完美了，与我当初见到的连未之仿佛判若两人。

但是没关系，只要她在我身边，我就会一直一直对她好。

直到我见到了助理拍给我的那份房产证书。

我不记得那几天我是怎么过来的。

我工作在公司，睡在公司，连轴转了三天。

第四天我回到家时，却看见连未之正在平静地修剪着花园里的花草，见到我，连声质问都没有。

那一刻，我不知道抽了什么风，报出了一个最近缠着我的小明星的名字。我说，昨天我跟她在一起。

连未之的手一顿，可是下一秒，她却说：「是吗，我知道了。」

于是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她已经不爱我了，或者说，从来没有爱过。

我们在一起的第三年，连未之找了个跟她相像的女孩，叫吕宋。

她让那个女孩学着她的模样，然后靠近我。

我很想问，连未之，你是把我当成冷血动物了吗？

是觉得一张脸，就可以代替三年的感情吗？

可是表面上，我还是笑着接受了那个女孩。

我说过，我可以把能给的一切都给她。

即使这一次她要的，是她的自由。

(15)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

门一关，往床上一躺，再回神时已然是深夜了。

我以为有些故事只要不去想起，就可以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直到今天林子标说的话，似乎再次将我带回了毕业的那个夏天。

那时我们已经填好了志愿书，被学校邀请回来看最后一场学生演出。

学校的礼堂灭了灯，唯一的一束光亮照在舞台上弹钢琴的少年身上，你甚至能看到灯光中的灰尘在空气中飘荡，好像整个世界除了他，再没有别人。

也是在这个时候，林子标跟我说：

「算了吧，连未之。」

「喻清不可能去 A 大的。」

我仍没有反应过来他说的，只是下意识转过了头。

「什么意思？」

「喻清他妈已经帮他安排好了美国的学校，他不可能跟你一起去 A 大的。」

我笑了，「你在说什么啊，喻清都答应我会在 A 大跟我碰面了。」

然而自始至终林子标都没有看我，他直视着舞台上的少年，却没有再接话。

直到我入学 A 大，翻遍了整个学校都没有看到喻清的身影时，我才知道林子标说的都是真的。

那天我大概哭得很狼狈，我拽着林子标的袖子死活不肯放手，**我说为什么啊，他明明答应了我的。**

林子标蹲下来跟我平视，抛出了一系列我一个都回答不上来的问题。

他问：「你难道不好奇为什么喻清从来没在我们面前提过家人吗？为什么他什么都会，什么都学，难道他没有反抗的心理吗？」

我愣住了。

林子标继续说道：「我可以不学无术，可以打架逃课，因为我上头还有一个大我十岁的哥哥顶着。」

「可是喻清他不一样，六岁那年他跟哥哥去河边玩，不小心失足掉了下去，他哥为了救他上来，自己死掉了。」

「连未之，你见过泡在水里整整三天才被捞上来的尸体是什么样的吗？你知道自己的亲哥哥为了自己而死是什么样的心情吗？」

「我说过，我跟喻清打小就认识了，曾经的他跟我一样，爬过树下过河，可是那件事情以后他就跟变了一样，所有家族继承人该学的课程他一样不落下。」

「放学了我们可以去网吧，可以去烤串店门口排半小时的队就为了吃一口串，可是喻清他不行，因为家里已经有一节连着一节的私教课在等着他。」

「这些苦这些累，他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提过，更没在你面前提过。」

林子标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哭成泪人了，他看到我的模样，叹了口气，终究温柔了语气。

「小连，喻清不是一个人活着的，他身上背负着自己亲哥哥的性命，还有那个受了打击至今还在国外接受心理治疗的妈妈。」

「这一切都说明了他不可能按照自己的心意活着，所以也不可能跟你一起去 A 大。」

我抽噎着，心里拼命心疼着那个背负了太多的少年，「可是.....可是.....」

林子标打断我，「没什么可是的小连，」他把手搭在我的头上，似是安慰，「这是他的命。」

是命吗？

就像我跟喻清注定要斩断的缘分一样。

都是命吗？

还是说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我的不细心？

那个会在我跟林子标逃课上网吧结果什么作业都没写时，在早自修叹着气帮我把作业补完的喻清。

那个会在我被水果刀不小心刺伤后一定要拉着我去医务室拽，还一脸严肃跟我科普破伤风到底有多严重的喻清。

那个永远不会生气不会恼的喻清。

我似乎从来没想过他为什么会比常人懂事那么多。

似乎没想过他为什么永远站在照顾别人的那一方，明明他也处在跟我们一样可以放肆哭笑的年纪。

(16)

那天过后，喻清的名字就在我们口中绝迹了。

随之结束的，还有我跟林子标三年的友情。

因为就在我再一次一个人跑去深夜买醉的时候，林子标不知从哪冒出来，伸手夺过了我手里的酒瓶。

「你有必要这么自甘堕落下去吗？」

我记得当时我应该是笑了，并且那个笑容极具讽刺，我说：

「你懂个屁，你喜欢过一个人吗？你懂我的感受吗？」

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看见林子标发火，他说：「连末之你是真的不明白吗？」

也许是那天的风太冷，又也许是被他的话激的直接清醒。

我一下子抬起头望进他的眼睛，悲伤、愤怒，通通杂糅起来丢进了一汪深邃的水潭里。

我不明白吗？

其实我是明白的，那些独一无二的好，那些只专属一人的温柔，我不是看不懂，只是我不敢懂。

于是我只能说：「阿标，对不起。」

那晚以后，我们都默契地没有再联系对方。

我可以和没有感情的祁言在一起三年，却没办法给予林子标他想要的。

或许是怀揣着一颗害怕在一起后就会失去对方心，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心态，让我们两个渐行渐远。

直到七年后的林子标再次出现在我面前，仿佛过往的已是云烟。

可是他开口，泛红的眼眶和颤抖的声音，都在说明着这七年间他从未放下过，就像我，也从未放下过一样。

(17)

我以为我跟林子标之间的故事会和七年前一样再一次迎来中断。

可是第二天清早，手机铃声就在耳边响起，我迷迷糊糊间接通，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喂啊，是小连吗？」

早起的迟钝，让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那头的女声似乎拿开了手机跟旁人说着些什么，「这个电话真的是小连的吗？」

紧接着，林子标的声音也传了过来，他的语气似乎颇有些无奈，「奶奶，真的是她。」

听到那个称呼，我的鼻子瞬间就酸涩了起来。

「奶奶，这些年您身体还好吗？」

她乐呵呵笑了几声，「好着呐好着呐，就是你这么久了都不知道来看看奶奶，奶奶做的酥饼都没人吃啦。」

我几乎是下意识回应道：「我这几天得空了就去看望您。」

「不用这几天，就今天吧，我让虎虎去接你。」

林子标的急着插嘴道：「我不——唉！」

一声响亮的敲脑壳声打断了他的反抗。

老太太一改刚刚温柔慈祥的声音，说道：「要么去接小连，要么我让你爷手下的兵再带你去外边田地上操练操练。」

「奶奶.....」

虎虎在撒娇了。

虎虎又挨了一个敲脑壳。

我使劲忍住自己的笑声，直到老太太继续对我说道：「虎虎去接你去了嚟，那我就挂电话了，我跟爷爷做好了饭在家里等你。」

我笑着说好，起身挑了件清淡的裙子又开始洗漱起来。

老太太是林子标的亲奶奶，从小他翻墙逃课无处去，又害怕被爹妈骂的时候，就往奶奶家一钻。

到后来，他托着我翻墙，带着我出去玩，也顺势把我往奶奶家藏。

奶奶是个很开明的老太太，对于林子标这种看起来不学无术的行为没有半点责怪，反而说：

「孩子爱玩点就爱玩点呗，难道非得跟他爹一样，小时候一头泡进书里，长大了又整日钻进生意里，连回来看看我这个糟老太婆的时间都没有才好吗？」

一番话，说得理直气壮来揪林子标回家的爹都无地自容，从此便对他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奶奶对我总是很好，她说自己生了个儿子，儿子又生了俩男娃娃，整个家里连个陪她说心事的女孩都没有。

她也喜欢鼓捣些吃的，自己酿的青梅酒，自己做的桃酥，都会留着我的份给我尝一尝。

只可惜当初随着跟林子标的断联，我跟奶奶也断了联系，没想到时隔那么多年她还能记得我。

(18)

林子标抛弃了他那辆颜色骚气的跑车，换了辆黑色吉普。

昨日的尴尬还盘旋在脑海里，我们俩谁都没开口说话。

我伸手去拉后座的门，却发现怎么也打不开，终于气得叉腰道：「林子标你幼不幼稚？」

林子标也气了，「你是傻逼吗你不会拉前面的？」

.....

我看见他带了副墨镜，讽刺道：「怎么了，不会是昨天哭肿了吧？」

只见林子标深呼吸了一口，「遮太阳遮太阳你知道吗？」

他睨了我一眼，「不像有些女的连打扮都不会，比男人还糙。」

什么尴尬，什么情情爱爱，我现在满脑子只想在言语上击败这个傻逼富二代。

「哈哈，至少我小名不叫虎虎。」

「连未之！」

林子标的脸眼见的变红。

这是这位公子哥这辈子都不愿在别人面前提起的伤。

犹记得当初奶奶在我面前第一次喊起这个小名时，我再怎么努力也没憋住笑出了声。

林子标苦着脸喊道：「奶奶你能不能别在人前喊这个啊。」

老太太拍着我的手笑着，「唉哟，这有什么不好说的，谁还没有个小名了呢，是吧小连。」

我都快笑得喘不过气了，还是连声应和道：「是啊，多可爱啊，虎虎。」

(19)

车子刚停住，便看见奶奶早早站在大院的门口了。

「我不是都说了我去接人，您在屋子里坐着就好了……」

林子标倚着车门，颇有些无奈道。

奶奶忽略了他，径直走到我身边来，拉起我的手笑呵呵地望着我。

「长成大姑娘了呀。」

我的鼻头一下酸涩起来，七年过去，老太太的头上多了几根银发，好在仍然精神矍铄。

「奶奶……」

「不哭不哭啊，我小孙女的脸长得这么标致，可不能哭花了。」

她拉着我的手往屋里走，「爷爷在做饭呢，他听说你要来，特意亲自下厨，你别看这糟老头子平日里素来板着个脸，其实特别喜欢你。」

院子里摆着葡萄藤架，藤条攀上了当年我跟林子标一起做的秋千。

「这个可不能摇了，要散架啦。」奶奶解释道。

踏进屋内，大圆桌上已经摆好了碗筷，一个个碟子倒扣在盛菜的盘子上，防止热气流失。

奶奶朝着厨房喊了一声：「小连来啦，你快出来吧。」

一道苍老的男声回应着：「来了——」

拉开厨房的帘子，爷爷端着一盘菜走了出来。

往桌上一放，随后招呼我说：「来，坐坐坐，吃饭了。」

林子标站在桌子旁，伸手掀开一个个碟子，「您今天还做红烧肉了啊，这排场可大了。」

老太太一把拍掉他想要偷吃的手，眼睛瞪了起来：「洗洗去！」

等我们洗完手，桌子上的碟子已经尽数掀开了。

奶奶用公筷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菜。

「来小连，你最爱的红烧肉。」

「还有这个大螃蟹，这是你叔叔特意带回来的，说是什么地方特产……唉，先让虎虎帮你把壳剥了。」

「怎么样？」奶奶用期望的眼神看着我。

碗里的菜已经堆得高高的了，我只有闷头苦吃才能跟得上两个老人家夹菜的速度。

嘴里嚼着红烧肉，我只能胡乱的「嗯嗯」点头。

林子标在一旁剥螃蟹，一边怨念道：「真不知道是谁的爷爷奶奶。」

老太太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对他说道：「吃吧你就。」

饭后，我主动请缨洗碗，却被奶奶按住了手，「小女孩子的手可要护住了，让虎虎去。」

「奶奶给你做了酥饼呀，你跟奶奶来。」

我跟着老太太进了屋，她打开一个铁制的饼干盒子，里边整齐地排列着各式各样的糖酥和饼。

「这个是桃酥，这个是雪花酥……」她拿起一块递给我，「你尝尝，奶奶的手艺退步没有啊。」

我刚把酥饼扔进嘴里，却听见老太太笑眯眯的开启了另一个话题，「小连有对象没有呀？」

我愣了一下，「没有。」

就听老太太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林子标个不争气的玩意儿。」

我一下就噎住了，热火烧着脸还是没憋住的咳嗽起来。

奶奶一边帮我顺着背，一边叹气道：「小连，其实虎虎真的是个好孩子。」

我缓过了气，我说：「我知道。」

「这孩子虽然本性是贪玩了点吧，但他不欺负女孩啊小连，奶奶看得出来，虎虎是真心喜欢你的，如果你们在一起了，他肯定会对你好的。」

「更何况，这几年来你叔叔把公司的几个项目丢给他管，他也做得有声有色的，还开了个什么赛车俱乐部，奶奶年纪大了不懂你们年轻人的东西，但是听你叔叔说，营业什么的还不错。」

「小连啊.....」

听着这番话，我正不知道如何反应的时候，门外却传来一阵敲门声，连带着林子标的呼喊：「奶奶——开开门，我也想吃酥饼！」

谈话被打断，老太太气得差点把饼干盒都掀了，「混账玩意儿！」

.....

拎着一堆大包小包坐上了车，我跟站在门前的爷爷奶奶告别，「你们进屋吧，我跟阿标先走了，改天再来看你们。」

「好啊，一定要常来啊。」

汽车发动，直到两位老人的身影在侧视镜里越来越小，林子标才开口道：

「我奶奶是不是又跟你说那些有的没的了？」

我一愣，「你怎么知道？」又很快反驳自己道，「其实也没有.....」

「算了吧，我还不知道她？我看那房门紧锁的，就知道她又有秘密话要跟你讲了。」

我笑了，「所以你才来得这么一出。」

「是啊，」林子标突然面露委屈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还被挨了一记揍。」

「林子标。」我突然出声。

「嗯？」

「我觉得.....」

他像是没听清，双手扶着方向盘，身体略微往副驾倾，「什么？」

「我说——**我觉得，你真好。**」

(20)

我跟林子标都很默契地没再提起那晚的事。

不过他经常会穿着 t 恤裤衩来咖啡店里拉我出去吃饭，惹得店里的几个兼职女大学生全程红着脸偷偷瞄他。

不过这倒也给我这家本来就没指望盈利多少的咖啡店增加了不少人流量。

另一头，祁钰不知道从哪儿要去了我的微信，也开始隔三岔五地给我发消息，只是只字不提关于祁言的事。

她说：「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跟姐姐做朋友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林子标大概也是认识祁钰的，不过对她并不排斥，倒是经常劝我多出去走动走动。

有一回他半带打趣意味地跟我说：「祁钰跟我们高中那些女生不一样，她比你蠢一些，至少骗不到你。」

我甩了一记眼刀子给他，又问道：「怎么每天都见你这么闲？奶奶说你开了个俱乐部，什么时候带我去参观参观？」

林子标连忙拒绝，「不行啊，都是些穿赛车制服的帅哥，万一跟你看对眼了怎么办。」

「你想的未免太多了。」

「是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特别。」

我感觉自己的脸一下烫了起来，抽过身后的靠垫朝他扔去，「闭嘴吧你。」

几天过后，祁钰又来找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说想让我陪她逛商场。

说是让我陪她，可是一进店，她就把衣服往我怀里塞，连连说着，「这个适合你，这个也好看，姐姐你都去试试。」

等我从试衣间里走出来，祁钰已经刷好卡在外头候着了，包装好的衣服提在保镖的手里。

一连好多天，今天买衣服明天买包，可只要我提出把钱还给她，她就会露出一副小得意的表情，然后说道：

「拜托，我是谁？祁家唯一的千金好不好，就算把整个商场包下来送给姐姐也可以啊。」

我无奈，刚想开口说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

就听见她说：「更何况了，这钱还是我哥给的……」

她愣住了，像卡住了的碟片一顿一顿地扭过头来看我。

我也愣住了。

「祁言？」

祁钰一下子就慌神了，「姐姐你听我说，我哥是怕你不肯花他的钱，所以才……但我是真心喜欢你的，我没有骗你！」

她似乎将这件事情想得很严重，似乎觉得我会为此一怒之下不理她，越说越激动，眼里含着一泡泪水汪汪地看着我。

身边路过的行人都已经将视线转向了这里，我见此连忙把她拉到一个无人的地方。

「我没生气，你别哭了行吗？」

祁钰已经开始抽噎起来了，「真的吗？」

我感觉自己的语气有些无奈，「真的。」

她似乎很不放心似的，一边抬头观察我的表情，一边再次说道：「那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再也不理我了。」

我说：「不会的。」

她才露出了松了口气的表情。

然后，有些扭捏地开口道：「我是不是，不太聪明？」

「嗯？」

「哥哥他们老是说我不太聪明，小的时候我没有去上学，也没有朋友，同龄的世交家族里的女生，也都忙着学习各种东西，所以有时候我就偷偷溜出去找大街上的小朋友玩。」

「但是她们都不喜欢带我玩，我就给她们买很多好吃的，虽然她们会经常打电话喊我去付钱，可是我觉得很开心啊，哥哥却说我很傻。」

「他说只喜欢花我钱的不是真的朋友，只有愿意陪我说很多话的人，不嫌弃我笨的人，才算我的朋友。」

「所以我是真的很喜欢连连姐姐你，跟我哥在一起的时候喜欢你，不在一起的时候也喜欢你，因为你是除了爸爸妈妈和哥哥以外，第一个陪我说很多很多话、一遍一遍耐心教我做甜点的人。」

我被突如其来的一番告白弄得不知所措，尤其还是面对一个女生。

我只能伸手摸摸她的头，说：「以后不管我跟祁言还有没有联系，你都可以来找我，你永远是我的妹妹。」

(21)

傍晚，我和祁钰吃完了饭，她坚持要带我回趟别墅。

「我哥去上海出差了，你不会见到他的，放心好啦。」

「我怕哥哥无聊，就在他家养了只小狗，真的好可爱，我带你去看看！」

挨不住被小女孩缠着胳膊一直撒娇，想着反正祁言也不在，我就点头答应了下来。

「那你不能告诉他我去过哦。」

「好！」

司机把车停在门口，祁钰拉着我往后院里跑。

一只黄色的小狗正躺在草地上酣睡，听见响动，先是耳朵动了动，又很快站起来朝我们这边跑过来。

「它叫小黄，是被人扔在路边的，我看它可怜，又怕抱回家被爸妈骂，就把它领这儿来了。」

所以不是害怕祁言孤单，是害怕被爸爸妈妈责备啊。

「我还给它买了很多衣服呢，放在我哥的房间，姐姐你能去帮我拿一下吗？」

我听到这话后一顿，忽略了祁钰为什么要把哥哥和狗的衣服放在一起，一心只想着当初祁言对我进他卧室那股防备的模样。

我说：「不太好。」

祁钰「哦」了一声，站起来身来，却被小狗紧紧咬住了裙子下摆，拽着不肯让她走。

一人一狗就这么对峙了好一会，最后我头疼地扶了扶额，「算了，我去吧。」

别墅的内置装饰没有更换过，我走时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走上二楼，祁言的房间并没有上锁。

我把手放在把手上深呼吸的一口，心里默念着：「这是祁钰让我来的，你也别怪我。」

其实三年来我进过这个房间的次数不多，好几次都是因为祁言应酬醉了酒，我把他扶回来。

屋里的陈设很简单，黑白格调为主。

除了必要的家具以外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所以我根本想不到除了床头柜的那张照片，还有什么他需要瞒着我的。

我往床头柜一瞥，于夏的照片果然还摆在那里，跟他的全家福一起。

祁钰只跟我说了衣服在他房间里，却没有说具体在哪里，但我想总不至于真的跟人的衣服一起放在衣柜吧。

我拉开电视机下的抽屉，没有；办公桌旁的柜子，没有。

最后我走进了床头柜，拉开抽屉，果然在下边发现了几套狗狗衣服。

我拿起来，却意外发现了眼熟的东西。

「连连你怎么待了那么久啊——」

房门被打开，我错愕地抬头，却对上祁钰同样慌张的目光。

她看向我手中捏着的那叠照片，而刚刚才把它们尽数翻完的我，无比清楚这上面到底是什么——

那是高中时候的我，是运动会长跑项目得第一时的我，是林子标跟我在操场打闹时的我，是毕业照里摆着丑丑的「比耶」手势的我.....

可是，祁言怎么会有这些？

(22)

房间内，我跟祁钰的沉默还在继续。

但从她的来看我知道她也是知情者。

我扬扬手里的东西，「不解释一下吗？」

祁钰显然有些慌张地说：「要不等我哥回来了，再跟你讲？」

我说好，「但既然是我的东西，那我就先拿走了。」

「别！」她大喊一声。

继而又嘟囔着，「我哥真的不让我说。」

我不说话，只是低头看她。

终于，祁钰像是受不了目光的注视一样，还是开了口。

从她的话语里，我听到了一个与我三年来的认知完全相悖的故事。

.....

「那她呢？」

我指着床头的相框。

祁钰疑惑道：「夏姐姐是我们家世交的女儿啊，我们三个一起长大的。小的时候哥哥说她跟我一样笨笨的，总是很嫌弃我们。」

那为什么要摆在床头？

问题在我心中盘旋了一圈，却在看到另一张全家福时有了恍然大悟的感觉。

所以.....**只是妹妹？ 只是朋友？**

怪不得那天祁言在听见我质问他于夏的事时，没有愤怒，只是疑惑。

所以，**祁言喜欢的是我？**

这个想法一出，我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声音都在颤抖。

「照片我留在这儿，我就先.....走了。」

在祁钰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我把东西往她手里一塞，就匆忙走了出去。

我一口气跑出了别墅。

出了大门，刚刚还混沌的脑子却异常清楚起来。

过去三年里的一幕幕又在我眼前清晰起来。

不管工作多忙都会在我生日那天空出一天陪我呆在家里的祁言，那个不论去哪出差都会给我带礼物的祁言，那个虽然时会自己生闷气但是一哄就好的祁言。

甚至最开始，那个带着小心翼翼口吻问我叫什么名字的祁言。

我曾以为那都是属于别人的温柔，所以对此弃之如履，可其实，那原来都是属于我的故事吗？

人在以为自己没有得到感情的时候是不会感到痛苦的，可是在知道自己在被爱的时候，却会变得脆弱起来。

我走在街上，心里的愧疚与空荡仿佛让我回到了当初父母离婚的那一天。

我开始问自己，这么多年来，我是不是一直都做错了？

(23)

【喻清】-----

一家私立的医院里，阳光从偌大的落地窗打进来。

林子标坐在沙发上，望着那个站在窗前、背对着他的男人。

「跟她说了吗？」

男人缓缓转过身，露出一张干净俊朗的脸。

「我还没想好怎么开口。」

林子标低下头，摩挲着自己的手腕，看不出是什么表情。

他说：「她应该会高兴的。」

「是吗，」男人喃喃道，「她会怪我吧。」

那年，他答应连末之会去 A 大，其实没有说谎。

甚至站在台上的那一刻，他都是那么认为的。

直到回到家，他看到晕倒在地的母亲，那是母亲回国想要陪他度过高考的一年，没人觉得病情已经稳定的母亲会发生这样的事，甚至连父亲都放心的没有回来。

然后就是叫医生，在急救室外守了一整个夜晚。

连他都忘了自己是怎么独自熬过来的。

在窗外泛起的鱼肚白的时候，急救室的灯终于灭了，母亲从死亡的那一线被抢救了回来。

可是医生的眉头还是没有松下，他说母亲的心理状态越来越差，这次是吞下过量的药物才导致的昏迷，救回来是好运，下次就不一定了。

他问怎么办？

医生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给母亲换个环境，让她彻底离开一切能让她想起那些坏事情的因素。

跟当年另一个医生说的一模一样。

他想起父亲早就劝他去国外读金融，但长大后第一次拒绝父亲提议的他，在此刻为了母亲的安危，却不得不接受了这个选择。

母亲已经失去一个儿子，她不能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后还没有孩子陪伴她。

小的时候是因为学业和怕他的不适应，长大以后他知道自己应该懂事起来了。

喻清想，这是他需要用一辈子来作出的补偿。

至于连未之——

他换掉了自己所有的联系方式，斩断了一切这个女孩可能找到他的途径。

他想，没有自己，那个开朗快乐的女孩，应该也可以活得很好。

即使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些绝对不是害怕女生会找到他，而是他清楚，只要自己一对上那双眼睛，就再也走不了了。

而他非走不可。

这是他欠下的债，这是他的命。

(24)

「诶，喻清，你以后要干什么啊？」

高考前的最后一个夏天，天气燥热的好像少年们短暂而急促的青春。

连未之把脸贴在课桌上蹭凉。

晃悠到他们身边的林子标听了这话立马抢答道：「人家肯定是要回家继承家产的。」

连未之一把拍掉他想要偷吃自己薯片的手，转而说道：「不是，要看喻清自己喜欢什么啊。」

「我吗？」喻清伸手指了指自己。

他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一直以来，他都觉得自己走在一条已经定好的命途上，从小到大优秀的成绩，以及将来要学习的专业，之后就是接手父母的生意，过上一辈子富足无忧的生活。

他想起刚刚连未之说的话，是啊，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呢？

连未之见他沉默，滔滔不绝的举例起来，「你钢琴弹得那么好，可以做音乐家啊，成绩也不错，老师也好，不过老师受气太多了，还是算了.....」

「医生。」

「嗯？」连未之对突然的出声发出了下意识的疑问。

「我想.....做医生。」

那样的想法一旦出现，似乎就再也控制不住了，喻清继续说道：「我想治病救人，想救很多人，救.....很多个家庭。」

彼时的连未之没有注意到突然陷入沉默的林子标，而是兴奋地接话道：「好啊好啊，医生好，那等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就去找你治病。」

喻清被她的话逗笑了，他说：「哪有这么说话的。」

不知道是不是从那一刻起，一颗种子就这么种在了他的心中。

甚至不惜忤逆了父亲的意思，他也毅然选择了攻读医学系。

好像不论有多少人反对，他知道总有一个人会永远支持自己的选择，而正是这个人的存在，让他变得无比安心。

(25)

【连末之】-----

很多时候看青春小说，主角都是处在十六七岁，好像只要身在那个年纪，做什么事情都是美好的。

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的十六七岁。

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母亲在我初三那年再婚，对方是个有钱的土老板，挥挥手就把我送进了当时被称为贵族学校的 A 高。

我觉得这是母亲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愧疚的一种弥补，而我根本不需要这种弥补。

在那个年纪里，人很容易就陷入两种极端的情况——要么，你爱所有人；要么，你恨所有人。

而那时的我，就处于后者。

我拒绝所有人的靠近，赶跑所有坐在我旁边的人，我闯祸、惹事、不学无术，我以为我的人生会这样一直下去，直到喻清的出现。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干净的人。

干净得好像他的人生，没有经历过任何苦难。

我不怕没有朋友，却开始害怕喻清认为我没有朋友。

于是中午大家成群结队出去吃饭的时候，我就趴在桌子上假装睡觉，直到醒来时发现桌上摆着一盒糕点。

少年的声音清清凉凉，「看你中午没吃饭，就随便给你买了点。」

他停下转笔的手，又转过头问我：「你们女孩子.....是不是都想减肥？」

我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只会呆呆地点了点头。

他闻言皱起了眉头，「漂亮固然重要，但饭还是要吃的。」

我说好。

于是从那以后食堂里就多了我和喻清的身影，以及那个天天勾着我的脖子喊「咱们仨可是好兄弟」的林子标。

所以当喻清不告而别踏上飞往大洋彼岸的路途时，我发现内心最遗憾的，是没能正式地跟他说一声谢谢。

谢谢你啊喻清，谢谢你在我最坏的十六岁出现，才让我最终成了像你一样善良的人。

(26)

彼时我还茫然地走在街上，几乎是我刚打开家门坐在沙发上的那一刻，手机就响了。

来电的是个陌生号码，可我的直觉告诉我，对面就是祁言。

果然，那个熟悉不已的声音再次出现在我的耳边。

对面单刀直入，「明天我回来，我们见一面吧。」

我愣了片刻，然后说了声：「好。」

我好像有些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人了。

第二天中午，兼职生都去吃饭了，我独自留在店里打扫卫生。

木质拉门发出「吱呀」的摩擦声，微风吹动挂在墙上的风铃，皮鞋踏在地板上，清晰入耳。

我抬起头，一愣。

祁言穿着一身正装，好像刚结束了某场会议匆匆赶来，脸上带着难以遮掩的困倦与疲惫。

「坐吧.....找我什么事？」

祁言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环顾了一下四周，道了一句，「不一样了。」

分不清是在说店，还是说我。

我继续扫着地没搭话。

「你就不能坐下来陪我会儿吗？」

我手上的动作一顿，这似乎是祁言第一次用这种近乎示弱的语气跟我说话。

联想到那叠照片，我叹了口气，放下了手里的工具，「我去给你做杯咖啡。」

等我坐下来的时候，祁言却不说话了，他直直看着我，直到我有快承受不住这样的目光时，他终于开口了：

「一开始我以为是你腻了。」

我被这样的开头弄了个措手不及，双手紧紧扣住咖啡杯壁。

「助理很早就给我看了那份房产证书，我就知道了你想要离开我，而你坦荡得像是根本不打算瞒我的样子。」

「所以我放你走，为了配合你演戏，我接受了吕宋，也给了你足够生活的钱。」

「可能后来我说话的语气重了些，可我也是要面子的，**毕竟这也是我第一次……被人甩。**」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祁言的表情似乎变得可怜起来。

「那天吕宋找完你后又哭着来找我，你都不知道我有多高兴，我以为你终于吃醋了，终于对她说了重话。」

「可你似乎并没有。」

「晚宴那天，你跟我提起于夏，我又以为是你想多了，你误以为我爱的是她，所以你才离开我，于是我开始安心起来，我想这一切解释通了你就会回到我身边。」

「可你再没有找过我，一个人过得好像也很好。」

「而且祁钰说，你看到那些照片时，表情只有惊慌，和强制的冷静。」

我的手握着咖啡杯越来越紧，上边的纹路几乎要把我的手压的生疼。

我出声道：「祁言……」

「我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更想问你，连连，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

「啪嗒」一声，我的咖啡勺掉在了地上。

捡起时，祁言已经站起身来了。

我茫然问道：「你要走了？」

祁言抬手捏了捏自己的眉心，「下午我还有个会。连连，我不逼你，但我希望有一天，你能给我个答案，好吗？」

我目送他出去，转而又低头看着那个勺子发呆。

当然，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祁言打开了手机，聊天界面上，是林子标跟喻清站在大厦外的抓拍。

他放大了照片，盯着那个和他长了六分像的男人，挑了挑眉毛。

他转身向着咖啡店的方向轻轻笑了笑，再次说出了那句话：

「连连，你是真的很不聪明。」

我似乎忘了，祁言不只是那个三年来会对我温柔的男人，也不只是像刚刚那般会对我示弱的人。

他是祁言，是那个二十多岁就能支撑起整个祁家的男人。

即使他的算计和狠厉从不用在我身上，可这并不代表他没有。

「……但只要能让你回到我身边，我做什么都可以。」

(27)

而我，在关门声响后，摩挲着那把勺子。

那天在更衣室里，祁言的表情像是已经知道了我对他跟于夏的误解。

照片翻出，祁钰的解释，误会解除。

按照祁言的性格，他应该等我满怀愧疚的主动去找他，而不是约我第二天就见面。

昨天发生的事情在我眼里如同惊涛骇浪，可是在祁言眼中，最多不过爱意和心思被戳穿罢了。

那么他来找我，应该像他平日里那般幼稚又僵硬的态度。

而不是刚刚那副示弱的模样。

他在怕吗？

怕什么？

还是说，他知道了些什么？

.....

不知过了多久，我掏出电话，拨通了林子标的号码。

那边难得地响了很久才接通。

「喂？」

「祁言刚刚来找我了。」

「嗯？他跟你说什么了。」

我皱起眉头，直觉上认为他不该是这个反应。

「他跟我说起了喻清的事，他们认识吗？」

那边响起了窸窣的声音，就在我怀疑是不是信号不好的时候，林子标的声音传来——

「放屁，根本不认识。」

我说：「我骗你的。」

几乎是没有任何喘息的空档，我又说道：「**但是喻清回来了，对吗？**」

那边沉默了。

我吸了口气，接着问：「他在你旁边吗？」

沉默，无尽的沉默。

直到我听见另一个声音响起，熟悉的让我几乎要掉下眼泪。

他说：「**是我，喻清。**」

太久了。

七年，真的太久了。

久到你我的世界人来人往，冬去春来，蓝白的校服泛了黄，厚厚的试卷也脆成了薄片。

可是七年又那么短，短到连让我忘记一个人的声音，都那么难。

刚刚还能理智分析祁言跟林子标反常状态的大脑，突然只剩下一片空白。

几乎是下一秒，我就挂掉了电话。

我用手肘撑着桌子，双手捂住脸，抑制不住的号啕大哭起来。

我以为再次相遇我一定会是光鲜亮丽的出场。

我收敛了年少的张狂，他也变成了更好的模样。

可是我发现只要面对喻清，我永远都是狼狈的，连跟他道声好的勇气都没有。

甚至在关于他的事情上，我的直觉永远都那么准确，就好像当年在晨会散了之后，上千人拥挤的操场上，我一眼就能发现他在哪。

我想见他，又不敢见他，更害怕他不愿见我。

我想问问他这么多年来过得好吗。

你好吗？

我盼着你好。

(28)

「连未之！连未之你给我开门！」

林子标的声音从外头传来。

「连——」

我转过了把手，拉开门。

林子标的脸仍残留着刚奔跑过的红晕。

他的手还抬在半空，睁大了眼睛看着我。

「你.....哭过了？」

我没有回答，自顾自转身坐回了地上，把头仰起靠在沙发上。

他踢开扔在地上的易拉罐，走过来一把多走我手上夹着的烟。

「你是不是有病？」

我感觉自己的脑子晕沉沉的，眯着眼睛抬头看他。

「为什么你们都瞒我？」

「为什么什么事情我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林子标的脸在我面前恍惚着，仿佛与那个夏天的脸重合在了一起。

喻清学过钢琴，也拿了许多奖项，学校为此特意分了一个琴房给他。

平日里我喜欢靠在琴房的门沿边看他，外边的树木葱茏，阳光打在他的发尖上，像极了偶像剧里的场景。

有一次午觉醒来，我发现喻清跟林子标都不在教室，好奇之下我走到了琴房，却看见林子标垂着头坐在外边的长椅上。

他听着声抬头，见到我，表情变得有些慌张。

「你怎么来了？」

我拧开门把手就要进去，「找你们啊，喻清是不是在里边——」

「别——」

两道声音重叠在一起，可是来不及了。

一股呛鼻的味道扑面而来，里边的喻清也惊诧地转过了头。

他还是那么俊朗的少年，阳光的灿烂不减分毫——如果没看见他手中的烟。

林子标一手揽过我的肩，一手遮着我的眼睛把我拉了出去。

我跟着他乖乖走了出去，门关上的刹那，他放下了手，「你看见了？」

我轻轻点了点头。

我的视线盯着地面，有些疑惑，但更多的是无措，「为什么？」

林子标叹了口气，他说：「他只是太累了。」

我争先说道：「可是这样不好，如果我这么做——」

「那我肯定打断你的腿。」

林子标横了我一眼。

我盯着自己的鞋子，上边沾了些刚才匆匆跑过来时黏上的枯草。

林子标再次重复着：「**他只是，太累了。**」

后来想想，那时的喻清大概也在为自己身上背负的东西无措着。

因为他，哥哥死去，母亲患病，他心里的难过不比任何人少一分，可是家人不在身边，他的性格又不允许自己向他人诉苦。

于是只能选择这样的方式。

可那时的我却什么都不知道。

那时的我只感觉内心杂乱无比，我想喻清就是喻清，我不会因为他的一个坏习惯就不喜欢他。

那我为什么会这么不开心呢？

也许是因为，林子标知道了他的累，可是我却不知道，我甚至觉得喻清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而我不喜欢这种最后知道的感觉。

彼时，把手轴转动的声音响起，喻清从里面走了出来。

身上闻不见刚才的烟味，只留下喻清身上固有的淡淡的皂角香。

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说：「对不起啊。」

我拼命摇头，却想不出什么话来。

他又看了我一会，就向教学楼方向走去，我突然出声叫住他。

「喻清！」

「嗯？」他转过身来。

「如果以后你有什么不开心，可以跟我说.....林子标也可以，只是不要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情了。」

我好像看见喻清脸上那个始终挂着的淡淡的笑容顿住了，半晌，他说：「好。」

我相信喻清，比相信自己还要信他。

他说好，我就信，他说不会再瞒我，我也信。

于是我始终觉得自己是最了解他的人，直到林子标告诉我他家中情况的那个夜晚，直到全世界都知道喻清回国了，我却还要靠猜的时候。

我仍抬头看着眼前的人。

直到穿校服的林子标的模样，被眼前这个男人的身影盖住。

我伸手想要去抓，却发现自己什么都抓不到。

我笑了，我问他：「你是来，打断我的腿吗？」

说完这句话，我就昏睡了过去。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在我闭上眼睛的前一刻，似乎看见林子标也红了眼。

(29)

再醒来的时候，林子标已经离开了，满地的易拉罐被收好扔掉，屋子里整洁如初。

我躺在沙发上，捂着自己的脑袋坐起身来。

林子标清理了我的满地狼藉，还顺走了茶几上那几包烟。

却留下了一张字条。

上边只有寥寥几个丑字——「腿给你留着，别有下次了」。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我的心情突然好了起来。

好心情停留在房门声响的那一刻。

我惊恐地看着门外，直到与提着一袋小笼包的林子标四目相对。

他很淡定，「醒了？」

我问：「你没走？」

他瞥了我一眼，「我要是走了，你半夜被反上来的酒噎死怎么办？」

无言以对。

他把包子放在茶几上，甩了甩手里的钥匙，「你应该还有备用的吧，这串我就先拿走了。」

我瞪起眼睛，「你怎么能这么不要脸？」

林子标突然歪起一边的嘴角笑了一下，他说：「连未之，我忍到现在才动手，已经很要脸了。」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捞过了那袋包子就往嘴里塞。

他也知道我知道了他在说什么，所以继续说了下去。

「我本来想着待在你身边就好，你喜欢喻清，跟他错过，所以选择了一个跟他相像的人在一起。而我跟喻清比起来，就像是两个极端的人，你不会喜欢我，我也就从来没有争过什么。」

「可是我突然发现，他们好像都没能给你幸福。每次提起喻清的时候，你都是在哭的，所以我想，或许，是不是到了我该争取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被呛了一下，开始剧烈咳嗽起来。

林子标拿起桌上的水，拧开了瓶盖递了过来，而后就一直看着我。

我似乎都看见了那条在他身后摇摆着的虚无的大尾巴。

我想，这就是林子标啊，永远像个高中生一样，又莽又冲，朝气蓬勃。

想说什么就说了，想表达什么就表达了。

这就是林子标啊。

我接过水，说道：「你这是在表白吗？」

林子标盯着我，颇有些幽怨地叹了口气，「我以为自打我认识你那天起，就已经表白过了。」

「噗——」

刚喝进去的水，就被我这么狼狈地喷了出来。

我似乎能感觉到脸上那阵火烫的热感，「你.....你能不能.....」

「行了行了，不逗你了。」林子标终究还是摆了摆手，然后过来拍拍我的背给我顺气。

边拍，边问：「你会做甜点对不对？」

「.....嗯？」

「你们店里的兼职生告诉我的，说菜单上的甜点都是你教她们的，你还没有做给我吃过。」

我瞪大了眼睛，「林子标你是十七八岁的小女孩吗还吃甜点？」

「我可是照顾了你一个晚上，你看看这个黑眼圈，你看看！」林子标用食指指着自己的眼下，说一句话就靠近一分，直到被我用手挡住。

「什么时候你照顾我，还要跟我提要求了？」

并不是真的有恃无恐，但我还是这样开玩笑道。

「欠我的都是要还的小连，这几年你欠我的感情，我都要计较起来，让你还回来了。」

「那我要是还不起怎么办？」

林子标顿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刚刚还摆起来的气势一下子又瘪了回去。

「还不起.....那就少还一点，但还是要还的。」

「连未之，其实我真的还蛮小气的。」

(30)

不知道用「黏」这个字眼会不会不太好。

总之林子标亦步亦趋跟着我到了咖啡店，像是生怕我跑掉一样。

拉开门，林子标探头探脑，「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我翻了个白眼，「平时都是九点开门的，现在才七点。」

工作间的台子以上是玻璃，人站在外边，里边的样子一览无余。

我穿上了挂在墙上的围兜，开始准备食材。

林子标撑着下巴，手肘支在台子上，隔着玻璃看我。

我被这道目光扰乱的集中不起注意力来，于是伸手敲了敲玻璃，「你要是闲得慌，就进来打两个蛋。」

「好咧！」林子标屁颠屁颠地说。

可是筷子一拿到手，听那敲碗的频率我就知道事情不对。

「打鸡蛋你不会吗，打鸡蛋？」

「不会呀。」

我瞪了他一眼，心里想不通怎么可以有人这么理直气壮地说不会，还笑得那么开心。

「你要这样.....这样子。」

我把手搭在他的手上，努力掰成正确的倾斜姿势。

也是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林子标的手有那么大，大到让我觉得我们就是矿泉水瓶和养乐多的对比。

「诶对，会了吗，你就这样搅——你看我干嘛？」

我边说边抬头，却意外对上林子标略显呆滞的眼神。

「啊，没事。」

他倏地抽回手，又立马转身往外边走，「我去外头打，打完了再还你。」

我看着那点从耳后延伸到脖子的红，脑子里突然弹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想法——

他这是，害羞了？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上边还沾着水珠，我又不解地抬头看了看那个有些慌乱的背影。

所以，林子标等于，纯情少男？

想到这里，我没忍住笑出了声。

林子标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你笑什么！」

我：「笑你打蛋技术真菜。」

那道身影顿了一下，大概是分不清我揶揄的到底是厨艺还是耳红，他加快了步伐躲到离工作台老远的收银台去了。

等到林子标得意地捧着一碗蛋液伸到我面前时，其他的料也备得差不多了。

「怎么样？」

我往里瞥了一眼，认真的评价道：「鸡看了都觉得死有余辜的程度。」

我叹了口气，接过那只碗，「还是我来吧，你去坐着。」

「不需要我帮忙吗？」

「求求了，消停会。」

林子标百般无赖地坐在桌子旁往这边看，也许这次是距离远了，没有之前的压迫感，我也能集中注意力做自己的事。

等我托着几个不同口味的班戟和一些烤布丁送到林子标面前时，甚至能看到那双眼睛放出的光亮。

好像是吃到糖的臭屁小孩一样。

我坐下来，有些哭笑不得，「这跟外边的甜品店能有什么区别？」

「完全不一样好不好。」

我以为他又要说出什么不对劲的话，谁知道他却眨巴眨巴眼睛，故作惊喜道：「这个不用花钱！」

「嘶——」

又被我吃了一记栗子。

我托着腮，「其实不是听我们店里的兼职生说的，对吧。」

林子标噎了一下，慢吞吞地咽下嘴里的食物，应道：「昂……是祁钰之前不小心讲的，说你经常会给……嗯……」

那个名字，像是被他堵在嘴里一样说不出来。

于是我顺着说道：「**祁言**。」

林子标顿了顿，「昂。」

我笑了，我说：「这也要比？」

刚刚还一脸惊喜的林子标这下连表情都固不住了，径直低下头往嘴里塞班戟，直到嘴角都沾上了被挤出来的奶油。

我抽了张纸巾递给他，看着他一口口嚼着，直到把嘴里的东西都咽下去。

然后才换上了略显委屈的语气，「我都认识你十年了，别人有的，我不配有吗？」

听到这话，我顿时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为了打破这奇怪的气氛，我故意笑得更欢快了些。

我说：「你林爷的要求，我哪次没给您办好了？」

林子标：「真的吗？」

我：「难道不是吗？」

林子标：「好哦，那下星期的同学会你陪我去。」

同学会？什么同学会？下星期？

不对，林子标你什么时候真的学会得寸进尺、给颜色开染坊了？

一溜子话还堵在嗓子里没说出来，林子标再次抢答说：「你可答应我了的，不能这么快就反悔吧？」

「我.....」

「那说定了，上午我去接你。」

我深吸了一口气，这才吐出了一句完整的话，「什么时候通知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林子标当着我的面打开了那个许久没有人发过言的班级群，上边赤裸摆着班长发的一长串话。

大致就是，毕业后已经数年未见，所以相约吃个饭。

「昨晚发送的呢，我想你应该没来得及看见。」

我瞪了他一眼，昨晚我喝醉，今早睁开眼就被拉来了咖啡店，当然没时间看了。

好家伙，算盘打得响亮，一步步棋早就摆好了。

接着，我又叹了口气，「你去还是我们去，有什么区别吗，不都是去同一个地方吃饭。」

「不一样啊。」林子标的眼神难得认真起来，虽然嘴角还沾着没有擦干净的奶油，使这幅画面看起来带了丝滑稽。

他说：「跟你一起走进那个地方，一起进入大家的视线，就是不一样。」

我下意识错开他的眼神，心里升起一股奇异的感觉。

我仿佛知道他意有所指，可我没敢细想。

(31)

既然是同学会，碰上喻清是意料之中的事，哪怕我已经再三平复了心情，可是推开门的那一刹那，还是下意识低下了头。

「哎哟，看看是谁，我们林哥终于来了。」

举着酒杯的班长已经喝得满脸通红，一边招呼我们坐下一边说着。

当年林子标的同桌小胖在喊他过去，跟我玩得比较好的女孩也在喊我。

就在我打算绕到女生身边时，林子标却突然捏着我的手腕举了举，「我们俩一起来的，就坐一块了哈。」

「哦。」

包厢里起哄声四起，像极了我们当年。

我猝然抬头，却对上了喻清的平静的笑脸，那一瞬间酸涩涌上心头。

我想问他这些年来过得好不好，有没有遇到一个他很爱、也很爱他的女孩，有没有计较过分隔了我们的整整七年。

可是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对着他，也微笑地点了点头。

「说起来，当年我们班关系最好的就是你们仨了吧，现在你们俩凑成一对了？让人家喻清怎么办。」

闻言，我立马慌张地抬起头想要看向喻清，却在半途意识到了什么，硬生生扭转了方向，看向了那个说话的男同学。

林子标「哈哈」笑了两声，说道：「我们只是朋友，恰巧一起过来的而已。」

我随着默默点了点头。

「诶喻清，听说你现在是医生了啊，还以为你毕业了会继承家业呢。」

旁边的男生怼了怼说话的人，「人家那是抱负，是追求，你以为像你啊哈哈哈哈.....」

这下，我终于再难以抑制地把目光投向喻清。

医生.....？

那个少年依旧是月明风清的模样，夹在人群间都难能沾上一点烟火气。

他笑了笑，说：「**还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记忆拉回，我仿佛看到了当初那个一本正经地说着「要看喻清自己喜欢什么」的我自己。

是因为那句话吗？

你也在怀念那个时候吗？

可是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看我。

旁边的林子标把一只剥好的虾放在我的碗碟里。

余光里突然冒出的手也终于将我的注意力拉回。

林子标轻声却坚定地说：「你是跟我一起来的，可不可以只看我。」

我一顿，看着那只躺在碗碟里被剥得干干净净的虾，低头闷声道：「.....我想蘸酱油。」

(32)

饭后，一帮子人开了个最大的包厢唱歌。

我不喜欢里边浓重的烟味，就独自跑出来透气。

夜晚的城市上空安静而美丽，空气都是凉凉的触感。

「小连。」

熟悉的声音响起，我愣愣地转过了身。

一件西服外套罩在了我的肩上。

我有些慌乱，低头拢了拢头发，又抬头道：「好巧啊。」

他扑哧一下笑了，脸上的两个梨涡清晰可见。

「同学聚会也叫作巧吗？」

他一笑，我就更慌了神，颇有些古代君王见到绝世美人时丢盔弃甲时的模样。

「.....你是不是瘦了？好像还长高了点，是吗？」

喻清没有回答，双手搭在栏杆上，嘴角噙着笑地扭头看我。

于是我便自顾自继续说着，「变了吗？其实我都忘了.....七年，我都已经有七年没能好好看过你了。」

喻清转过了头，几年的时光让他的眉眼间褪去稚嫩显得愈发成熟，可是他抬起头望着天，一开口，就仿佛我们又回到了高中，而现在也只不过是晚自修的课间站在走廊上吹风罢了。

「小连，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一句问候，恍如隔世。

我的眼泪再也没能抑制地淌了下来，我颤抖着声音反问道：

「那你呢，你过得好吗？」

「我很好。」

「是吗？.....」剩下的半句「我也是」，却被我噎在喉中怎么也说不出口，我很想大哭，很想告诉他我一点都不好。

可是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已经长大了，而我们，也不再是那时的我们了。

突然席卷而来的悲伤几乎要将我的情绪和头脑通通击垮，让我居然问出了那句话——

「.....喻清，你到底喜欢过我没有？」

少年完美的表情终于迎来了破碎。

「现在说这个.....」

「你到底喜不喜欢过我？」

问题一旦问出口，就不可收拾起来，我不想听找来的借口或者废话，**我只想听「有」，或者「没有」。**

他动了动嘴唇，似乎有话要说，可是他什么也没说。

微风吹过，夹杂着他的声音冲向我的耳朵。

我却只听到了一句「抱歉」。

我笑了，像是小时候为了不丢脸，自己先嘲笑自己的缺点一样，笑得很开心，笑得很丢脸。

我说：「别这么沉闷的，我们不都说好了吗？」

我们说好了的。

那时的我们坐在操场边的主席台上晃着腿，橘子汽水在阳光下熠熠发光。

我咬着吸管问他们从其他小女生那儿听来的问题。

「诶诶，如果跟一个不能在一起的人相遇了，你们会怎么办？」

林子标首当其冲的臭屁起来，「还有我林爷追不到的女生？」

我翻了他的白眼没有理会，把头转向了喻清。

他思忖了一会，「**大概会说从来没喜欢过吧。**」

我被这个新奇的回答引起了好奇，连忙问为什么。

喻清说：「没有结果的事情，还是不要让人抱希望了。」

「不然都会难过的。」

月夜沉沉，喻清似乎也想起了这段回忆，他垂下眼，转过头来问我：「那你呢，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我盯着他的眼睛，那双漂亮的仿佛揉碎了星辰的双眸，然后微笑着说：

「没有。」

他移开了目光，也许笑了，又也许没有。

他说：「是吗？那可真是.....太好了。」

(33)

回到包厢的时候，人都走得只剩下零星几个。

林子标看到我，眼神里流露出错愕。

我出声问：「你还不走吗？」

而后拽下身上披着的西服扔在沙发上。

「你没走吗？」他反问道。

我拿起桌子上还没开过的饮料喝了几口，这才拎起沙发上的包，「走了。」

「我送送你。」

「不用。」

按理说我似乎应该哭上几场，毕竟十年的感情被否认，按照电影里的情节此时的我应该喝个酩酊大醉，然后锵锵酿酿走入雨幕之中。

可是我没有。

就像喻清有难言的苦衷却只字不提一样，就像当年那份送不出去的礼物一样。

原来打败爱情从来不是天崩地裂的大事，而是我们彼此难以放下的卑微自尊。

零度可乐反上来的假甜让我有了想吐的冲动。

我深吸了一口气，背对着那个跟着站起来的人说：「我想一个人安静会儿。」

然后就径直走出了门。

【喻清】 -----

「我给过你机会了。」林子标开了一听啤酒，递了过去。

喻清伸手接过，猛灌了一口，却没有说话。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终于，他开口了：「我妈总觉得是她耽误了我在国内的朋友跟学业，所以让我回来，可是我不能真的扔下她不管。」

「现在我爸的身体硬朗，还能把持着公司的事，可要是真的有一天他不行了呢？我不可能一辈子待在国内不走。」

林子标拿着易拉罐的手顿了顿，道：「你当初跟你爸争吵后好不容易才学的医，就要放弃了吗？」

「喻氏在医疗方面也有投资，倒是并不冲突。」

林子标突然低下头，意味不明地笑了笑，「原来你才是那个把算盘打得最精的人。」

喻清听了这话，却没有任何想要反驳的意思，他只是抬起头，望了望天上的星光。

「阿标，我真的很羡慕你.....」

「行了。」林子标打断他。

他接着问道，像当年一样，「那连末之呢，她怎么办？」

回忆像鱼儿打挺跳入湖面一般泛起阵阵涟漪。

喻清说：「**我不可能让她放弃自己的生活跟我走。**」

「你怎么就知道她不愿意呢？」

喻清长长地叹了口气，「是我不愿意。」

林子标把手里的酒一饮而尽，又开了听。

他说：「你到底要揣着你那份自以为是到什么时候？」

喻清转过头，面上没有怒色，只有平静，平静得像是今晚的江面。

「我的人生注定了没法像你一样做任何事情都能破釜沉舟。」

他伸手拍了拍旁边人的肩膀，「当年那条围巾，最后她给了你，对吗？」

拿着易拉罐悬在半空中的手顿了顿，最后林子标还是慢慢点了点头。

那个本来要被女孩扔进垃圾桶的礼物盒，被偶然看见的他救了下来。

就在他问为什么不送出去的时候，女孩嫌弃地撇了撇嘴，「太丑了啊拿不出手。」

林子标说：「你给我吧，我帮你跑远点扔，扔得太近被人看见就不好了。」

就这样，多年过去，那条丑丑的围巾，至今还挂在他衣柜里。

喻清低头笑了笑，他说：「有些事情，其实一开始就是注定了的。」

他转头看着林子标，「如果一定要有一个人和她在一起的话，我希望是你。」

林子标愣住了，随后又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回过神来，「不用你让我，我喜欢她，我会自己追。」

「不是让。」喻清弯下腰将扔在地上的空易拉罐——捡起来扔进塑料袋里，然后站了起来。

「这次回来，我是来处理一些国内余留的项目，做完以后大概就会出国定居了。」

「我只希望我走的那天，你能够像当年那样，替我保密，不要告诉她。」

他上前走了几步，把塑料袋扔进了垃圾桶，而后转过身，面对着林子标。

月光洒在少年的脸上，晦涩看不明表情。

那一刻的林子标想，他似乎变得更加成熟了，又或许，他其实一直都比同龄人要理智那么一点。

理智到，能把想要的都放弃，所爱的都拱手让人。

喻清插着兜，踏上了台阶，他没有回头，也没有说再见。

空气中只传来一道浅浅的声音——

「那三年是我最开心的日子，能跟你做兄弟，也是真的很好。」

轻轻地，飘散在了空气中。

(34)

之后的几天，我都待在咖啡店里忙着调试新品，帮忙收银。

仿佛只要自己足够忙碌，就可以控制脑子不去想一些事情。

这期间里，林子标也没有找过我，也许他跟我一样，也在努力冷静着自己，在跟过去的人生道别。

倒是祁钰，因为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永远开开心心的样子，隔三岔五就来店里找我。

她约我，我提不起逛街的闲情，便推脱店里有事脱不开身，但她倒是十分坚持的样子，我不出去，她就坐在店里看看缸里的金鱼，逗弄逗弄店里的猫，也能坐一下午。

周三的下午，人流量最少的时候，拉门的声音「吱呀」响起，我就直觉祁钰又来了。

可是紧接着，传入耳中的并非祁钰扯着嗓子的招呼声，而是一步步沉稳而缓慢的声响，我下意识抬起了头——

是祁言。

我皱了皱眉。

「祁钰说你最近心情不好。」他像是自来熟似的拉开了面对收银台最近的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大概是长得太像了，我看着那张脸，心中涌起一股悲伤，但更多的是，是气不打一处来。

我手里拿着抹布，正在擦拭收银台，手里的动作一刻没停过，嘴上只抛了一句，「没有。」

糟了冷遇，祁言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抬头打量了会店，又打量了会我，随后说道：「我给你投资点好吗，你开个分店.....」

「祁言。」我语气不太好地开了口，「你要是闲得没事就回去，钱多得没处花就去做慈善。」

祁言愣了愣，收回了支在桌子上的手，靠在椅背上，「抱歉，我只是不知道怎么样才算对你好。」

那一刻，我承认手上的动作有一瞬间的停滞，但很快，我又开口说：「不需要你对我好，我们已经结束了。」

「我从来没有觉得是结束。我是说，即使结束.....那我可以重新追你吗？」

这下好了，抹布直接掉在了地上。

我揣着根本想不通的心理开口道：

「你是不是疯了？外边那么多漂亮妹妹你不挑不看，你追着我干什么？」

祁言的脸还是那么漂亮，那么矜贵，像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样。

他垂下眸，语气似乎比我还不解，「那你呢，我们在一起三年，你就可以说走就走吗？」

也就在这时，我才会想起当初主动提出跟他在一起是为了什么。

那三年来我一直以为我们不过是各取所需，所以心安理得地把对喻清的感情加诸他身上。

我一遍遍提醒自己跟祁言的关系，也不过是希望自己永远保持清醒不要沦陷进去。

直到我知道真相以后，便再也没办法直视过去的那三年。

仿佛只要不去想，就可以不去面对过去那个做错了事的自己。

同样的，我也无法面对祁言，当初见他如见喻清时有多幸福，而今就有多痛苦。

有时候，加害者比受害人更不愿意面对过去，因为只要一面对，内心的道德就会一遍遍谴责着自己是个怎样的人。

我只能装作不耐烦的语气，「所以你想怎么样？」

「补偿我好吗。」

我皱了皱眉，「什么？」

祁言站了起来，他长得本身就高大，一步步地逼近似乎让空气都有了压迫感。

他说：「你可以.....陪我去游乐园吗？」

我愣了好一会，「.....什么？」

(35)

想不通，我真的想不通。

直到站在游乐园大门前的那一刻我还是想不通。

太阳很大，祁言好像把我当成小孩子耍。

他问我气球要不要，冰激凌要不要，头饰要不要。

人潮汹涌，他下意识想拉住我的手，却被我挣开了。

他扭过头来，却没有生气，「你拽紧我袖子。」

就这样，一件上万块的衬衣在我手里被蹂躏，定制的袖扣处于一扯就掉的危险地位。

坐漂流的时候，工作人员发来一次性雨衣，他看着那包塑料皱起了眉头。

我快速的拆开包装把自己套了进去，游戏的快乐冲淡了难过，我反而有些着急的催促道：「快呀，快开始了！」

「这是要干什么？」

「雨衣呀，等会坐上船，水会把你的衣服冲湿的。」

祁言「哦哦」了两声，拎着塑料雨衣笨拙的找头找尾。

我突然想到，「你没玩过这个项目吗？」

祁言终于找到了雨衣的头尾，也一把把自己套了进去，声音从塑料雨衣里闷闷地传来。

「我没来过游乐园。」

不起波澜的语气，不知道怎么的，却让我的心底刺疼了一下。

我假装嫌弃地说：「我来我来，等你弄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然后伸手帮忙整理好了褶皱的地方。

雨衣是均码，照顾到了男男女女的平均身高，却没照顾到像祁言这种一米八的男人。

小小的雨衣穿在他身上显得有些局促，导致一波大浪冲过来的时候直接打湿了他的衬衣，也给他冲了把脸。

因为出来玩，所以他今天的造型比较随意，没有喷发胶，刘海也松松的搭在额上，被水一打湿，祁言就伸手把它撩了上去。

饱满的额头和线条分明的下颚线，构成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剑眉入鬓，像是从骨子里流淌出来的矜贵。

我隐约听到身旁的女生小声地惊叹。

也是在这一刻，我突然发现，其实祁言跟喻清并不相像，如果说喻清是月明风清的傍晚，那么祁言就应该是深沉冷寂的夜。

这个人的本质，似乎并不是展露在我面前那般的温和，他的身上，有股子狠厉和被压抑着的燥。

只不过此刻，这股子燥被突如其来的一泼凉水浇得无影无踪，他像只刚睡醒的狼狗，有些发蒙地看着我。

心下趣味袭来，我从包里抽出一包纸巾递给他，假装严肃道：「衣服回去自己洗干净啊，别让我老公看出来给你穿过了。」

旁边女孩的惊叹瞬间收拢，转而变成了小声地鄙夷——

「是个小白脸？」

「是吧，我说怎么这么好看。」

(36)

祁言转过头，指了指远处已经亮起了灯的摩天轮，「陪我去坐那个，好吗？」

那一刻，我想祁言是真的很懂，他太知道怎样能让我愧疚，又怎样趁着我愧疚的时候提出让我没办法拒绝的邀请。

摩天轮处多的是手挽着手的情侣，我跟祁言一男一女走在一起，也自然被认为是一对。

工作人员脸上挂着微笑，在我们上去时往祁言手里递了支玫瑰，「先生，记得在最高处送给您的女朋友哦。」

祁言看了看那朵花，没有反驳。

摩天轮缓缓升起，游乐园的全貌在我们视线中逐渐清晰起来。

我突然开口问他：「你是真的从来没有玩过吗？」

祁言一直保持着侧头看着身旁两扇透明玻璃的模样，低声回了句「嗯」。

我又问：「那你小时候都是怎么过来的？」

「读书、学习。」

「啊——」我拉长了语调，又向下拽。

谁知道祁言却笑了，他说：「不要用这种怜悯的语气好吗，我学击剑学马术，在你上初中的时候，我就已经是各大时装秀的受邀人了。」

脸上挂起的可怜表情来不及收回，我有些愤愤地看了这个男人一眼。

直到他反问道：「那你呢，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

我思忖了一下，道：「玩啊，就是玩。」

「我爸妈又不管我，下河捉虾上树掏鸟蛋的事我都干过。」

祁言终于把头扭了过来，郑重其事地喊了我的名字，说：「连未之，这是你第一次跟我提起你的父母、你的过去。」

我呆了呆，讪讪地摸了摸鼻尖，「这有什么好提起的。」

「可是我很想知道啊。」他的双手手肘支着大腿，突然凑近我说，「想知道那些我不曾出现的日子，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你。」

我对这样突然拉近的距离感到不适，近到似乎都能感受到祁言的鼻息。

我感觉脑子是混沌的，一混沌起来我说话都开始胡言乱语起来。

我说：「就是、就是从小吵过架动过手，踹过别人椅子也掀过别人课桌。」

祁言抱着手，「那一定都是别人的错。」

我抬眼看着这个已经靠回自己座位的男人，领口微开，夜幕的笼罩似乎将他整个人都沉浸在黑夜里，仿佛是从哪本童话书里跑出来的王子，却应该是恶魔的孩子。

这样的人，怎么能开口却是充满安慰跟偏袒的话语呢？

我飘忽着眼神，继续道：「其实也还好吧，到了高中我就不这样了。」

祁言的声音轻飘飘的传来，「是因为遇见了林子标他们吗？」

他提了林子标，却不只提了林子标，他还说了「他们」。

我愣住了。

即使之前我就有预感也许祁言已经猜到了一二，却也没有面对面地和他正式谈起过这段往事，以及尘封在往事里的、当年的他们。

摩天轮已经升的很高了，能够俯瞰到地面亮起的灯盏，仿佛一颗颗星星点点。

祁言看着我，就只是看着我，良久，他伸出了自己的食指，指向了自己。

「如果我长得不像他，我们的故事，是不是就会不一样。」

他在问，问的却是我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

我不知道自己沉默了多久，直到身子都坐得有些僵硬了。

祁言却像是突然被转动了转轴的玩具，突破了静寂的画面，他笑了笑，说：「我不问了。」

而后，他抬起了自己的手，慢慢伸向我。我看见那朵红色的玫瑰在夜幕里沉睡，祁言望向窗外，小声说道：「到最高点了。」

我也扭头向窗外望去，像是约定好了那般，外边传来巨响，随后一朵朵烟花绽放在夜空之中。

在那些巨响中，我似乎听到了祁言用更小的声音说了一句：

「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所以不论对错我都偏袒你；因为我爱你，所以即便知道了答案也要假装不知道。

因为，我爱你。

(38)

摩天轮回到地面的时候，我们很默契地保持了缄默。

已经到了闭园的时间，游客都陆续往出口走，我和祁言夹在人流中，也在往前慢慢地挪着步子。

他的助理已经等在门口了，见到祁言身上的衣服，脸上露出压抑着的惊诧表情。

「您怎么……」

他抬步往前走，声音从前头传来，「跟上，送你回去。」

直到关上车门，我才从晃神中清醒过来。

祁言就只能是祁言，对吧？

走出游乐场，换下那件丑丑的文化衫，他还是那个站在写字楼顶层的祁家当家人。

摩天轮总会回到地面，玫瑰花也会蔫，就像此刻坐在我身边的祁言，仿佛一切都一样，又仿佛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们最近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对方的鼻息，而最远的时候，也不过坐在身旁却各怀心事，可是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比这更遥远的距离了。

打从汽车发动那一刻起，助理就识趣地拉上了帘子。

我看着窗外，捉不透自己在想什么，就像我不知道此刻他在想什么一样。

突然，祁言说：「可以不要让我等太久吗。」

我发出了代表疑惑的一句「嗯？」

我转过头，却发现他还是侧着头看向窗外，外头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布在车窗上像是一层碎钻，又像是把外头的霓虹灯收集，聚在一颗颗水珠上，然后尽数打亮他的脸庞。

「我可以等你，但不能等太久。我没办法像林子标那样，像个沉默的骑士一样守在你身边一守就是好几年，然后看着你爱别人、失恋、又再爱。」

「你可以现在不喜欢我，我也会努力让你喜欢我，但是——」

他转过头，霓虹灯的光影打在他的鼻梁上。

「尽快给我个答复，别让我等太久吗，好吗？」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祁言，嘴角不再挂着笑容，他好像在发呆，说出来的话逻辑却清晰无比。

明明是冰冷的语气，皱起的鼻头却让他仿佛是只被人抛弃了的小狗。

让原本应该直接拒绝的我说不出残忍的话语，我低下了头。

也许那一刻我是相信的，也是真的相信，我跟祁言，能够从头来过。

(39)

手机视频通话的铃声响起，我看了眼来人，迟疑地按下了接通按钮。

「喂，有事？」

旁边正在磨咖啡豆的店员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没见过我语气这般差劲的时候。

我又对着手机「嗯」了几声，最后一句是「明天我在家，到时候过来吧」。

挂掉电话，店员小心翼翼地问着是谁，我顿了顿，说：「我妈。」

我妈。

多少年了，我都没提起过的称呼。

我的童年过得并不幸福，归根结底是父母的婚姻并不幸福。

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我还记得那一天，我缩在沙发的角落里哇哇大哭。

父亲的烟抽了一根又一根，他说：「你不就嫌我没用吗。」

很奇怪的，有些父亲，他们知道自己没用，却从不曾说自己没用，只说是妻子嫌弃自己没用。

可怨天，可怨地，反正从不怨自己。

我妈的情绪也许也是因为这句话彻底爆发，她声泪俱下，「我要是嫌弃你，当初会嫁给你？」

这样的争吵在我记忆里爆发了无数次，可是那一次似乎不同。

想象中母亲接下来的指责并没有到来，她反而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从包里掏出一份文件，她说：「签了吧。」

于是从那以后，我的生命里就彻底失去了父亲这个角色。

但是离婚后的妈妈显然比过去快乐了很多，或许说，她在没结婚之前，本就是喜欢玩闹的小女孩。

在我上了初中那年，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然后闪婚。

她的新婚姻是幸福的，幸福到让我觉得，我的存在似乎成了没有必要。

也许是青春期的叛逆到来，又也许是想吸引这个唯一的亲人的注意，我成了一些家长跟老师眼里的不良。

这种崎岖而又矛盾的表达，在她的现任丈夫把我送进 A 高的那一刻达到了顶峰。

从那以后，我们母女之间的关系似乎越来越差，或许只是我单方面的冷战导致这段关系越来越差。

直到我毕业，考上了 A 大，自己兼职打工，她每个月往我卡里打得钱一分未动，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保全我仅剩不多的自尊。

而每一年春节，她都会发来信息问我愿不愿意回家过年，却都被我无视了。

那是她的家，那不是我的家。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这是她第一次态度强硬的提出要见我一面。

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可是心底，却有不好的预感在发生。

(40)

「这还是这么多年来，妈妈第一次见到你住的地方。」

女人穿着一身休闲装，腋下挎着一只包，美人会老而不迟暮，风韵犹存。

我抱着胳膊靠在门框上，「说吧，有什么事。」

这是生我养我的母亲，我想我应该是爱她的，可是话一开口，语气里就不自主的夹杂了嘲讽意味。

她并没有介意，而是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想小时候招我一样抬起了手，「来，过来。」

我坐在了离她一个空位的座位上。

「未之，妈妈想把你带回家。」

「不可能。」

话一出口，就被我否决了。

她有些着急，「你到底在执拗些什么？」

「我跟你刘叔叔这么多年都没要孩子，等我们老了、走了，剩下的这些不都是你的吗。」

我的语气平静得出奇，「不需要。」

我继续说道：「他有他前妻生的孩子，我又不是他女儿，他的东西，我不要。」

听到这话，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哀伤，「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这么抗拒你刘叔叔，明明.....」

我不耐烦地打断她，「你能不能不要再强迫我融入你的家庭了。」

「更不要把这些年没有生孩子的原因，变成是为了我好的借口。」

她张了张口，似乎有话要说，最后却只是低下了头。

她的声音缓缓传出，「未之，妈妈是真的很抱歉没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这些年来，我也怕因为我的过错，让你对婚姻都有了逃避。」

「我一直想让你接受刘叔叔，想补偿你，或许是我用错了方法，但希望你不要记恨妈妈，好吗？」

我沉默了许久，我想说其实我从来没怪过她，更不怪她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子女不希望母亲幸福的呢？

但是这些心语，到最后只剩下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以及一句「我去给你倒杯水吧」。

她匆匆地起身，连说「不用」，还在低头的瞬间抹了抹眼角的泪。

她说：「时间不早，我就先走了，不打扰你了。」

直到关门声响，我还盯着那扇门久久不能回神。

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活得好似一道游魂。我不恨我的母亲，却无法和她和解；我爱我的少年，却没办法与他相守。

亲情、爱情、友情，这些到底是什么呢？我又真的感受过吗？

我望着窗外灰蒙的天，第一次感觉到了孤独。

(41)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父母没有离婚，那一日母亲也并没有掏出离婚协议，而是像往常一样，声声泣诉着这些年来自己的不易。

我没有去 A 高，而是靠自己不好不坏的成绩，去了一所不好不坏的学校。

然后高考、上大学、毕业、工作。

我没有遇见那个温柔到足以改变我的人，也没有遇见数年不见也能玩笑谈天的人。

当然，更没有遇到祁言。

我的人生那么的平凡，平凡到匆匆路过的行人都不愿停下看上一眼。

我结婚了，又因为一些琐事在几年后决定离婚。

上了年纪的母亲已经有了白发，眼角的皱纹让她看起来苍老不已，可是她却无比支持我的决定。

她说：「我如果当年，我能跟你一样勇敢，就好了。」

她缓缓地抬起头，我却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脸。

梦止，我突然惊醒。

我平息着自己的呼吸，脑海里都是母亲含泪说话的画面。

有时候我们总会抱怨生活，可却没想过，走到今天这一步，也许已经是生活能带给我们最好的结局了。

(42)

入秋了。

也许是开学不久的缘故，店里的生意变得更忙碌了一些。

倒是祁钰，总像个没事人一样跑到咖啡店里坐坐，偶尔兴致起了，也会缠着我教她怎么拉花，怎么做甜点。

至于祁言，这段时间似乎也更加忙碌了。

「我哥那公司有个项目最近出了点问题，他天天泡在公司，都快忙晕了。」

我洗杯子的手一顿，「哦，问题大吗？」

祁钰摆摆手，倒是十分信任的模样，「还行吧，他能应付得过来。」

我想这样也好，忙着工作，就没时间来见我，好过让我给他一个答复。

「姐，外边有人找你。」一个店员喊道。

「正好我也要回家了，就不打扰你啦。」祁钰挥挥手，提着她那限量版包包一蹦一跳给出了门。

我拉过一旁的毛巾擦了擦手，脱下围裙便走了出去。

可是一开门，我便愣住了。

「刘.....叔叔？」

咖啡店的包间里，我看着眼前这个比记忆里苍老了几分的叔叔，内心有些尴尬。

但他却是不介意，做了几十年的老板，让他自然而然的带了几分上位者的姿态，于是在我的记忆里，他向来是挺着背抬着头的。

只是今天，他却只带上了一张疲惫的面孔。

「你妈前两天来找你了，是吗？」

他的食指在桌上点了点，问道。

我应道：「是的。」

他叹了口气，把手伸进西服口袋想掏包烟出来，却想起是在我面前，最终又空着手拿了出来。

「如果你妈劝你回家，你就先答应了吧。」

我意外地抬起了头，皱着眉问道：「为什么？」

「别问那么多了，你就听你妈妈一次吧，好吗。」

我低头看着桌子上的纹路，我相信他是爱我母亲的，可这并不是能够劝服我的理由。

「如果您不告诉我原因，我是不会回去的。」

眼前的男人似乎陷入了痛苦的思考中，最终，在一声长叹后，他说：「你妈本来是不想让我告诉你的.....」

「前段时间你妈在家突然从楼梯上摔了下来，之后就被送去医院检查了，那边说情况不容乐观。」

我张开嘴巴，却在一瞬间脑子处于空白之中，说不出话来。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你妈第一次求你回去了吧。」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结束的这段对话，又是怎么冷静着把他送走的。

我说：「给我两天收拾东西，后天，后天我就过去。」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过去我跟自己的母亲闹脾气，跟她争吵，是因为我从没想过有一天她会离开我。

她能包容我的一切过错，我却忘了，妈妈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妈妈也会有生老病死。

我匆忙的回家，揽过衣柜里的衣服，几乎是砸进箱子里的。

是夜，我躺在床上，迷糊间又做了一个梦。

梦里，母亲坐在沙发上抱着还是幼儿的我，打趣道：「我们小连长大了要嫁给什么样的男孩子呀。」

那时的我颇有些不乐意地说：「小连不嫁人，小连一直陪着妈妈。」

我妈年轻时也曾是出了名的美人，一颦一笑间充满了鲜活的朝气。

「怎么可能一直陪着妈妈呢，妈妈也会老的呀。」

她抱着我摇啊摇，柔声道：「我们小连将来喜欢的人呀，不求长的多帅、家里多有钱，但一定要陪小连走过很长很长的路，

说很多很多的话。」

那时的父亲已经生意不顺，长时间不回家在外头住了，幼小时不懂的话语，在如今看来充满了苦涩。

妈妈也曾经有过自己的爱情吗？她也曾经以为爸爸是会陪她一生一世的人吗？

那后来呢，嫁给刘叔叔，她是不是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一连串的问题，却在电话铃响起时被打断。

我看了眼时间，发现自己只不过睡了一个钟头，窗外仍是黑夜。

可当我看到来电的人，心里不好的预感却愈发强烈。

「快来市中心医院，你妈……」

接下来的话我已经听不太清了，眼前的世界旋转起来，直到手机掉落到地面时发出的清脆响声，才让我知道这一切，不是梦。

(43)

「不是刚得病吗，怎么这么快就住院了？」

手术室外，我几乎是踉跄着跑向刘叔叔。

只是一个下午过去，他却似乎更加苍老了。

再强大的男人，在生老病死面前也只能束手无策，他颓然地用手遮住脸庞，声音从指缝里传出——

「你妈从医院里查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她不肯化疗，说是不愿意把所剩无几的时间，都浪费在医院里。」

在听到「晚期」「化疗」这些字眼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脑内爆炸的声音，一声声耳鸣让我几乎手脚瘫软。

我恨时间不够漫长，又恨时间太过漫长，仿佛经历了一生一世，手术室的大门才终于打开。

医生走了出来，口罩之下，看不清他的神情，只是那紧皱着眉头让我直觉情况不容乐观。

他说：「这一次情况是稳住了，下一次就说不准了，更何况病人本身的时日也不多了，你们还是.....尽量让她开心点吧。」

站在我身旁的男人跌坐回了椅子上。

过去，他在我的印象里只是个上了年纪的中年男人，常年的酒桌应酬让他自然而然拥有了啤酒肚，西装穿在身上并不显得合身，笑起来的时候会有双下巴，称不上多帅，只能说是有些面善。

可是这一刻，我看着他泛红的眼睛，却开始相信母亲的选择。

这个人爱她的，也许出现的有些晚，却是真的陪她走完了半生路的男人。

此时，他朝我晃了晃手，说：「你先回去吧，这里有我守着你妈。」

我毅然拒绝道：「都这个时候了我怎么可能走。」

「你妈不让我告诉你她的病情，她的脾气执拗起来不比你好，你就先回去吧，等她醒了我再劝劝她。」

话说到这份上，我也没有留下的倔强了，我沉默半晌，最终点了头。

「我妈要是醒了，您给我打个电话报平安。」

「好。」

走出医院便是江，微凉的江风吹向面庞的时候，我的手脚仿佛才有了直觉。

好冷。

真的好冷。

我蹲在江边，抑制不住地哭了起来。

我掏出手机，盲目地翻着通讯录，巨大的悲伤袭来，我却找不到有谁可以倾诉。

可是就在这时，手机却闪出了来电的画面，眼泪已经让我的眼前模糊一片，我凭着感觉按下了接通键。

声音传来，「你今天不在家吗？」

我愣了一下，闷声「嗯」了一句。

对面急促了声音，「你哭了？」

一个问句，让我再也没能忍住的放声大哭起来。

林子标慌了神般说道：「诶你别哭啊，你在哪，我去找你。」

可是我已经说不出话了，眼泪滴在屏幕上，我伸手去擦，却误触了挂断键。

电话接二连三的打来，却被我通通挂断——

太烦了，怎么连哭都不让人好好哭一场。

我不知道自己在地上蹲了多久，双脚麻的已经失去了知觉，裤子被自己的眼泪浸湿，牛仔裤上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深浅颜色。

就在这时，一道剧烈跑步后的急促喘息声在我身后响起。

一只手搭上了我的肩。

我回过头，黄色的路灯把来人的背影拉得好长。

他说：「找到你了。」

那一刻，天地失重，却有失掉的魂，找到了归宿。

(44)

我被他一把拽了起来，麻掉的双腿支撑不住身体，我一个倾斜向他靠去。

眼泪已经流干了，我只能涩着嗓子道：「林子标，我要没有妈妈了。」

靠着的身影一顿，他就那么僵硬地站着。

他应该是想要安慰我，出声道：「没事的.....」

可是思来想去又不知道怎样安慰才能缓解一份伤心到极致的心，话到半途就没了结尾。

最后，他只是伸出手，朝我的背上轻轻拍了拍。

我闻到林子标身上特有的好闻味道，仿若数年前的某个不起眼的夏日，我坐在树荫下背对着篮球场乘凉，一颗篮球飞速的朝我的后脑勺袭来，刚刚还在和我说笑的林子标一个抬手就把那颗球扔了回去，另一只手又下意识地护住我。

那一刻我靠他很近，闻到的也是这股似有若无的香味。

时隔多年，连我都不曾料到，不知不觉中，这竟成了能让我安心的味道。

他让我知道，会有那么一个人，即使是上一秒还站在烈日下对着赶来道歉的男生们发火，下一秒就能扯着脸皮撞撞你的肩问你喝不喝水。

也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母亲的话——

「爱，不是要钱或者利，而是有一个人，能陪你走很长很长的路，说很多很多的话。」

我抬起头，打量着他的脸。

林子标的目光却有些躲闪着，问道：「你还要.....靠多久啊。」

我抹了把眼泪，我说：「我想去医院一趟，去看看我妈。」

腿上的力道已经恢复，我往后退了几步向前走去，几步过后，我回过头来看向似乎还在呆愣的林子标。

我说：「你能陪我去吗？我是说——」

「我们一起走过去。」

(45)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母亲，她虚弱像一张随时会破碎的纸片，身上插着管子，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像是一觉睡去就再也不会醒来的模样。

明明记忆里，她应该是永远昂着脑袋不认输的模样，不论是对生活，还是对我。

也许刘叔叔说得对，我们母女俩生性太像，都太犟，谁也不肯对谁低头。

可我宁愿憋着跟她赌一辈子的气，也不想看到她这副没有生气的样子。

我的眼眶又泛起湿润，浑身开始止不住的颤抖，直到一只手过来握住了我。

「别怕。」

他说别怕，也许他知道话语并不能让恐惧减少，可是他想让我明白，有那么一个人，希望我不再恐惧。

或许说他愿意陪我，一起面对恐惧。

房间的门被打开，刘叔叔抱着一提热水走了进来。

他也是拿着公文包穿西装的人，如今卷起袖子双手提着热水瓶，见到我先是一愣，又看了看林子标。

他说：「还是来了？」

「嗯。」

「罢了。」他叹了口气，看了眼病床上的人，「她应该也不会怪我吧。」

我顺着他的眼神又看了眼病床上的女人，小声道了句，「谢谢。」

「没什么好谢的。」他弯下腰把手中的热水瓶放下，起身时的身影看起来有些辛苦，「不只是你妈，也是我的妻子。」

一句话，让我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我努力压制住颤抖的声线，「我去给我妈买些粥。」

然后拉着林子标就往门外走。

门外，我坐在椅子上再次抑制不住的哭泣起来，林子标蹲在我面前，没有出声，只是一遍遍小心地顺着我的后背。

我的头抵在自己的膝盖上，「我一直以为我妈是不会死的，你懂吗。」

「我以为我会跟她赌一辈子的气，现在不和好也没关系，因为将来的日子还很长。」

「.....你懂吗？」

林子标轻轻地，轻轻地说着，「我懂，我懂。」

大概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等我们买回粥再次进入病房时，母亲已经醒了。

「来啦？」她坐靠在病床上，扭头看我。

我努力地控制情绪，「您怎么都.....都不告诉我。」

我妈笑了笑，她做了一场大手术，醒来时却像是还童了般，语气里都带了娇嗔，「怎么了，告诉你你能让我病全好啊？」

我语塞，悲伤的情绪却被这句玩笑话冲刷了大半。

「至少我能多陪陪您。」

「你现在不正在陪我吗？」她的目光从我身上，转到林子标身上，昂了昂头，「介绍下？」

还没等我开口，她又继续道：「小男友？」

开盖子的手一抖，里头的粥差点洒出来。

「妈——」

「阿姨好。」

我睁大眼睛看着林子标那抑制不住的嘴角，以及他在长辈面前装乖巧的经典把戏。

「这次陪小连过来太着急了，改天您身体好些了，再带上礼物正式拜访您。」

「好啊，小伙子多大啦？哪儿人呐？」

「我跟小连是高中同学，我们……」

一唱一和地跟唱双簧似的。

「诶诶！」我把粥端到病床的小桌子上，又转头用眼神警告着林子标别乱说话。

一旁的刘叔叔自觉的端过板凳坐在病床旁，一口一口喂了起来，嘴里的话语跟手上的动作一样不停。

他说：「高兴就好啊，你妈自从知道自己生了病，都多久没这么高兴过了。」

一句话，把我刚想解释的话语吞了进去。

我有些僵硬的过去捅了捅林子标的胳膊，「我们去交医药费。」

「我交过了。」刘叔叔道。

「那我们去拿药。」

「护士会送来的。」

「那我们.....」

我妈咽了一口粥，好笑道：「这么着急把你小男友带走？要干嘛，藏起来？」

林子标好像突然就失去了看眼色的能力，无视我，一个劲地要往病床那边凑，「我跟阿姨聊会天吧。」

「林、子、标。」

「诶！.....阿姨我们刚刚说到哪了，我跟小连的高中.....」

「她高中是什么样子的啊，阿姨都不知道呢。」

「没事没事，我跟您说.....」

午后的太阳灿烂，从窗外打进来，我妈笑着听林子标讲我的过去。

这幅画面太美好，美好到我都似乎都不想打扰。

那一刻我释然地想着，信以为真就信以为真了吧，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46)

我妈的心情一天天地好起来，病情却一天天地恶化。

医生说即使住院，大概也就能多活一个月罢了，也就一个月。

我忍着泪将医院里的东西打包好，跟着刘叔叔把我妈送回了家。

大家的心情都有些阴沉，她却很高兴，拉着我看后院里栽的树，还有池里的金鱼。

树下有把藤椅，她坐在藤椅上晃荡的像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她说小连啊，我这辈子没有什么遗憾的事，你不用为我难过。

「但是妈妈希望你的一辈子，也能不留遗憾。」

刘叔叔说不远处的后山上种了一排桃树，等到秋去冬走春来，桃花就会开，等桃树结了果，那果子又酸又涩，可你妈就喜欢吃这种涩果。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就浮出惦念的笑容，我的脑海里也响起母亲的微笑，她说：「你刘叔叔这些年，真的把我照顾得很好。」

只可惜秋天刚去，还没等来春天，那个血脉里流淌着跟我同样血液的女人就躺在那把藤椅上永远地睡着了，再没有醒来。

我们这儿的冬天往年都不下雪，唯有今年下了场大雪，雪花覆盖在了后院、大树、藤椅上，洁白一片。

刘叔叔带着我和林子标去爬了后山，他指着一排排看起来还只有枯枝的桃树，说：「就是这个了，你要记得每年给你妈供上几个，如果哪天我不在了.....也不要忘记。」

说这话时，我才看见他背对着我们有些仓皇地伸出手擦了擦眼泪。

下山路上，我看着那个苍老了许多背影，说：「陪他走路的人没了，他应该会很寂寞吧。」

林子标没有说话，而是伸手，用他的小拇指，勾住了我的小拇指。

(47)

天气刚刚转暖的时候，咖啡店的第二家分店开张了。开张当天，我又看到了那个脸上带着善意的男人。

这次来，却是告别。

他说：「你妈留在 A 城，我的根也就在 A 城了。可是人的生命有限，我想代你妈，多去看看其他地方的风光，免得过几年我下去陪她了，她会嫌我无聊。」

「走之前，叔叔放心不下你，就把这个给你。」

他递给我一个文件袋，我掏出里面的东西一看，是一些产权过户的合同。

我连忙把袋子推了回去，「谢谢叔叔，但我真的用不着它们。」

刘叔叔没有伸手接，而是说：「这不是我的东西，是你妈给你留的，你就收下吧。」

我的双手僵在空中，只听见对面的人继续道：「自从你妈知道自己生了病，就开始准备这些了。她从来没有真的跟你置过气，她一直都很爱你。」

眼泪夺眶而出，模糊了眼前的画面，我一时间竟说不出任何话语。

「好了，我就走了，如果出了事你就给我打电话。毕竟从某些层面来说，我们也算一家人。」

我哽咽着看着眼前逐渐离去的背影，「您也要保重。」

店员从花篮排成的道路中小跑而出，气喘吁吁地喊着，「店长，客人太多，我们都快忙不过来了，您快来帮帮忙！」

我背对着她擦干眼泪，转过身说：「你找个牌子去写上今天新店开张，全场五折。」

店员还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愣乎乎的样子，「不是都打八折了吗？」

「我今天高兴。」

「高兴什么？」

「高兴.....跟妈妈和好了。」

小姑娘扑哧一笑，调侃道：「店长，您都这么大了还跟妈妈吵架啊。」

我拿着文件袋轻轻往她的头上招呼了一下，她也很配合的缩了缩脖子，但抬头，仍是嬉皮笑脸的样子。

「快去快去。」

「好咧！」

街道上人来人往，马路上车流不息，我抬头望着今日并不刺眼的太阳。

这个世界依旧热闹。

(51)

日子一天天平稳的过去，直到有一天，我忙活完手头上的工作，却发现静了音的手机显示了十几通未接来电。

我回拨过去，那头很快就接通了，我问道：「怎么了这么着急？」

林子标没有正面回答我，他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夹杂着呼啸的风声，他问：「你现在在哪？」

我刚要开口，却听见他接着道：「不论你在哪，现在、立刻来机场。」

我下意识疑惑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林子标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一个劲地催促着，「快来。」

能让林子标这么紧张的会是什么事呢？

机场.....

我的心里隐隐有了答案，一瞬间，整颗心揪了起来。

我望着窗外陷入了犹豫，一时不知如何回复。

林子标在那头突然放慢了语速，好像是特意为了让我听清一般，他说：

「连未之，我和你之间，总要有一个能够如愿吧。」

不知道这句话刺激到了我的哪根神经，我沉声道：「我去就是了。」

午后机场，阳光从巨大的落地窗中打进来，我喘着气从出租车上下来，又跑到了林子标跟我说的地方。

在那里，我又一次见到了那个敢想却不敢念的人。

他看到我时的目光略显诧异，最后无奈道：「阿标还是告诉你了。」

我「嗯」了一声，低着头却不知该说什么。

他示意我坐下，坐在候机厅的椅子上，面对着窗外的阳光。

我问：「还有多久走。」

他抬了抬表，「四十分钟。」说完，又补充道，「一节课的时间。」

我听到这个充满回忆的词语一怔，开口问着，「换作以前，我们都该聊些什么呢？」

喻清的脸上露出认真思考的神色，他说：「听你讲你没有做对的数学题，听你讲你不知又从哪儿听来的八卦，听你讲.....以后。」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想我的泪腺真是越来越发达了，只是一句话，就让我的眼泪几乎控制不住的奔涌而出。

我说：「可我们的现在，已经是以后了啊。」

现在已经是过去畅想的「以后」了，那未来呢？未来还有没有以后？

喻清也「嗯」了一声，然后无言。

我抬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时钟，只有三十分钟了。

喻清别过了头，背对着我，我不知道他在看向何处，只能听见他的声音响起。

他苦笑着说：「林子标不该叫你来的。」

我甚至分不清自己的情绪，是在埋怨吗，还是陈述？我只记得自己说：「叫不叫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也不是你第一次选择这么做了。」

那一刻，情绪上头，我控制不住地继续说道：

「你好像，从来没有在两者之间，选择过我。」

喻清转过头来，他说「是吗」，然后打开行李箱的外侧，拿出一份文件。

我满带疑惑地打开，却在看清楚封面时崩溃地掉下了眼泪。

那是，A 大的录取通知书。

「本来以为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给你看了。」

他说：「**连末之，我曾经坚定且唯一地选择过你。**」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世界骤然崩塌，却又仿佛后来活着的这些年，就是为了等这一刻、等这一句话。

喻清叹了口气，转地问道：「小连，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做同桌，你觉得现在会是什么样？」

我茫然地抬起头，「如果一开始我们就不是同桌，我又怎么会遇见你呢？」

喻清轻轻地把手放在我的头上，仿佛年少时对我惯有的安慰姿态，他没有说话，我却在顷刻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做同桌，他的身上也没有那层优秀的光环笼罩，我还会不会注意到他。

只是注意到喻清，这个人。

我知道正确答案，却说不出口。

一秒、两秒、三秒.....

他承受着我的沉默，却什么也没说，只是笑着指了指手腕上的表，「我该走了。」

喻清站起身来，行李箱的轮子与地面碰撞，发出清晰的滑动声。

我看着他的背影，我曾经看过无数次他的背影。

泪水让整个世界都氤氲起来，我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口。

我知道，这一次，我将永远送走他。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可是这样就够了，喻清。

这样就够了，我在心底说。

(52)

「他还是走了。」咖啡店里，林子标看着眼前那杯冒着热气的咖啡，说道。

我靠在桌子旁，轻声「嗯」了一句。

眼前人盯着手里那杯咖啡，热气打着旋儿地往上飘散。

沉默的林子标少见，难过的林子标更是难能可见，他几乎从来不会撕开自己的内心任人窥视，可是这一次，在沉默的氛围中，那厚重的悲伤，却能够被清楚的感知到。

为了打破这份厚重的气氛，我开口道：「我也想离开一段时间。」

「什么意思？」

「也许刘叔叔说得没错吧，世界那么大，我们都不该局限于小小的一方天地，趁着年轻，多去看看。」

林子标愣了一下，「为什么突然做出这个决定？因为喻清吗？」

我从店里的窗户，望到了外头广阔的蓝天。

我说：「是，也不只是。」

母亲去世，我自以为怨恨的人就这么轻飘飘地离开了，离开之后却被告知她爱我。

而那个我以为会一直爱下去的男孩，也在这时挥手与我作别。

路上的行人、看过的星星、牵过的手，在生死离别面前，似乎都烟消云散了。

我甚至不清楚自己这些年来依仗着走下去的理由是什么。

我想去走走，去看看，如果可以，我还想，

搞清楚爱到底是什么。

就像喻清最后问我的问题一样，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会抛去一切光环与外表，就这么赤裸地爱着另一个人吗？

我笑着问林子标：「你还记不记得我们高中的时候，班里定地理杂志，我们指着那些图片说等长大了一定要去看看。」

他用食指扣了扣桌板，「小连.....」

「别拦我哈。」我打断道，「你知道我做了的决定从来不改。」

「不是，我的意思是.....注意安全。」

(53)

祁言坐在我面前，一张卡横亘在我们之间。

「一千万，不多不少，还给你了。」

他皱着眉头，「你这是什么意思？」

「之前的三年，就当我们谈了场正常的恋爱，所以这钱，我也理当还给你。」

祁言的眉头蹙的更紧了，「你现在是来跟我撇清关系的吗？」

我仿佛猜到了他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法，笑道：「我只是不想有什么再欠你的。」

「不过——」我接着道，「祁言，我好像一直欠你一句抱歉。」

对面的表情顿住，登时有些不自然起来，「好端端地说这个干什么。」

我说：「怕来不及跟你说啊，我要走了。」

祁言猛地抬起了头，「你生病了？」

我好笑地闭了闭眼，说道：「我打算离开 A 市，去别的地方看看，暂时没想好去哪，也没想好什么时候回来。」

祁言沉默了半晌，最后只说：「早点回来。」

我看着那张脸，那张我朝夕相处了三年的脸，一瞬间，一个问题在我的心底冒了出来。

我问他，「如果当年，你没有偷跑出来，亦或者说，你没有看见我。你还会喜欢我吗？」

祁言面对突如其来的疑问有些不解，「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又怎么会在后来注意到你呢？」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今日下雨，路边的泥土沾上了鞋边，我想，还好穿的是帆布鞋。

也是在同一时刻，我突然明白了，祁言对我的感情，和我对喻清的感情，其实是一样的，对吧？

只是因为在那个时刻，这个人恰好出现了而已，却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让生命中的某刻，变成了意义非凡的一刻。

不是喻清，或许会是别人；不是连未之，也可能是别人。

我长吁了一口气，起身就要离开，在推开玻璃大门的一瞬间，我又突然地问了一句，「那天、就是我刚搬走又回来的那天，你身上的红印子是怎么回事？」

祁言扭过头来看着我，我也撑着门保持不变的姿势，不知这样对视了多久，终于，祁言低下头，往自己挽起袖口的手臂上，轻轻拧了一下——

瞬间，泛起了红。

我别过头去笑了几声，然后走出去，关上了门。

(54)

我把 A 市的两间店面都托给一个店员小姑娘管理。

上任的那一天，她顶着「店长」的牌子在我身后蹦蹦跳跳，高兴得几乎就没走过一步正常的路。

「店长新上任，我也可以搞个八折大酬宾吗？」

我说：「可以可以可以，五折都可以，别亏本就行。」

我抱着胳膊环视了一下四周，故意换上担忧的语气，「可别等我回来，店都让人给端了。」

「怎么会！您放心，我一定给您赚个盆满钵满的！」

我笑了笑，司机师傅已经把车停在门外了，正打来电话催促着。

我拉过自己的行李箱，告别道：「那我走了啊。」

我走了，没带什么东西，更别提做了什么攻略。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叫上一辆当地的出租车，让司机载着我去当地最有名的景点。

我见过烂漫风情的水乡，见过桥头矗立的渔翁，见过漫天飘扬的大雪，也遇见了各形各色的人。

终于，在某一次的途中，载我的师傅不是本地人，倒是有着一口浓厚的 A 市口音。

他知道我来自 A 市，便显得十分热情。

又听闻我要去各大景点看看，连忙摆了摆手，说：「那些都是欺骗游客来的，你要真想看，我劝你爬爬这儿的山，看看这儿的日出，就够了。」

我重复着他的话问道：「日出？」

「对啊，这雪山上头的日出看过没？漂亮得打紧。」

他打了个方向盘，生怕我不信似的，又补充：「我儿子学校里定的地理杂志就有记呢，我骗你，书总不会骗你吧.....」

我看了看外头较好的天，「那就去吧。」

或许是因为不怎么出名的缘故，山上的游客少得可怜，我租了顶帐篷，打算在山上过夜。

第二天，天还蒙蒙亮时，其他的游客就已经起身准备好了迎接日出的到来。

空气里泛着冷意，我裹了裹身上的棉袄，拉了个小板凳坐在自家帐篷前等待着日出的来到。

这时，一个声音从我耳后响起。

「能挤挤吗？」

男人也提着一个小板凳，脖子上挂着那条丑到不行的围巾，顶着一张冻红的脸坐在了我的身边。

「你.....」有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

他却只顾坐下，抬头望着天际，「我来晚了吗？」

我的视线，也从他的侧脸转向的远方。

「没有，刚刚好。」

远方，一抹灿烂的色彩逐渐升起浮现在我们面前。

刚刚好，一切都是崭新的开始。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